

瘦鵝題

江湖四俠



烏波画



A541 212 0012 464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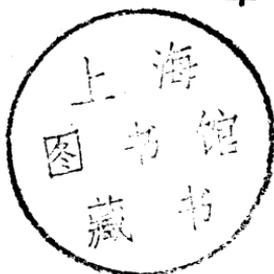
繡像繪圖
武俠歷史

江湖廿四俠

第九集 目錄

- | | | |
|-------|----------|----------|
| 第八十一回 | 夏小鷺酒樓逢俠客 | 吳二禿飯店遇仇人 |
| 第八十二回 | 林家飯店二叟解圍 | 姜氏牌坊五俠聚會 |
| 第八十三回 | 寶昌棧蕭方晏諸俠 | 宛平縣鄒雷探二雄 |
| 第八十四回 | 裴世勳仗義釋二囚 | 顧凌霄飛拳擊三霸 |
| 第八十五回 | 京市三霸報仇招辱 | 玄門諸俠掃惡除奸 |
| 第八十六回 | 諸俠客密走宛平縣 | 女劍仙大鬧乾清宮 |
| 第八十七回 | 怪和尚下山收孤女 | 賢太守遣僕召羣英 |
| 第八十八回 | 老輩英雄送離塵世 | 玄門豪傑分走京華 |

江湖廿四俠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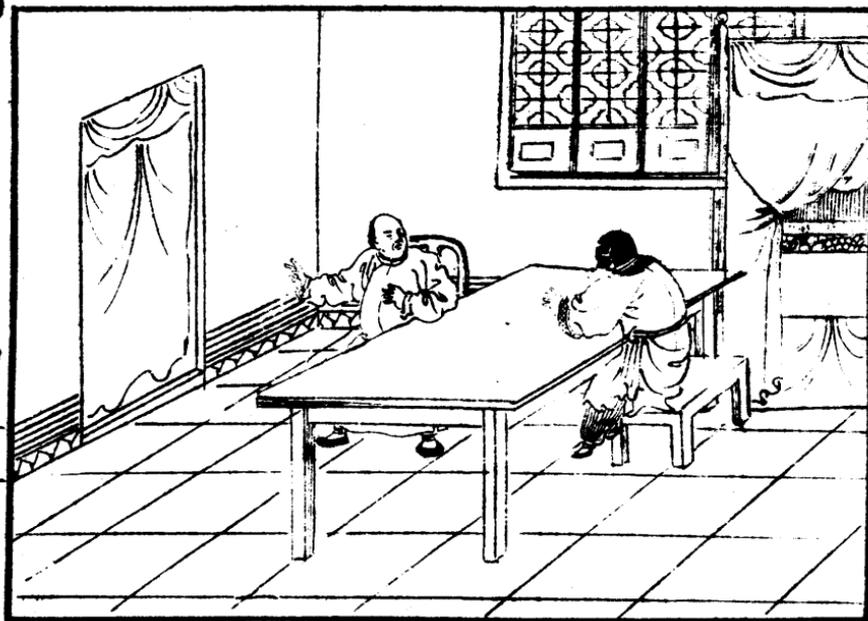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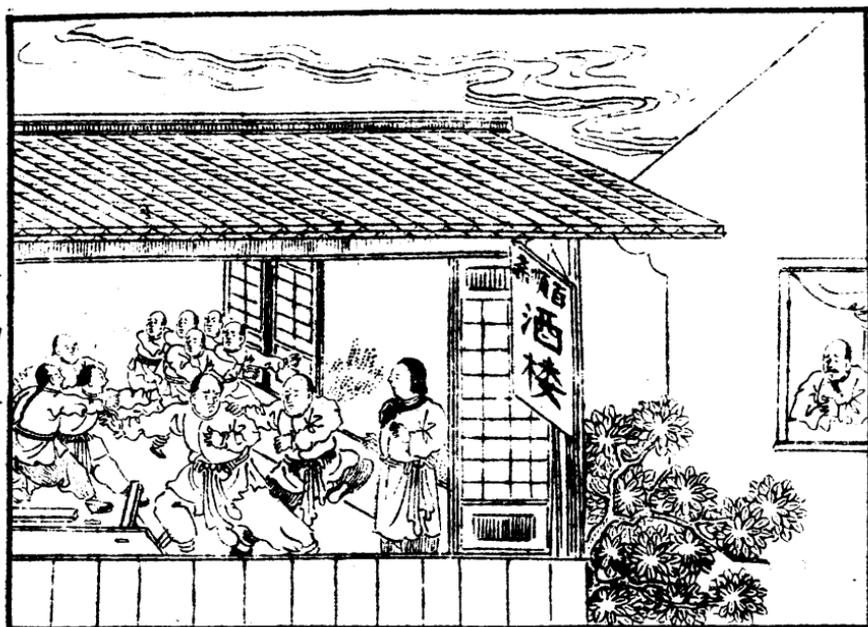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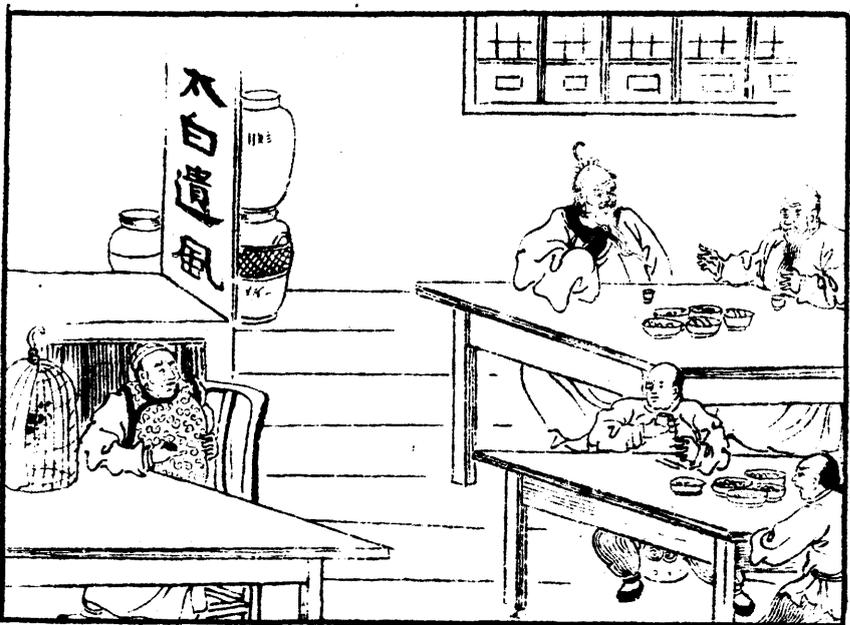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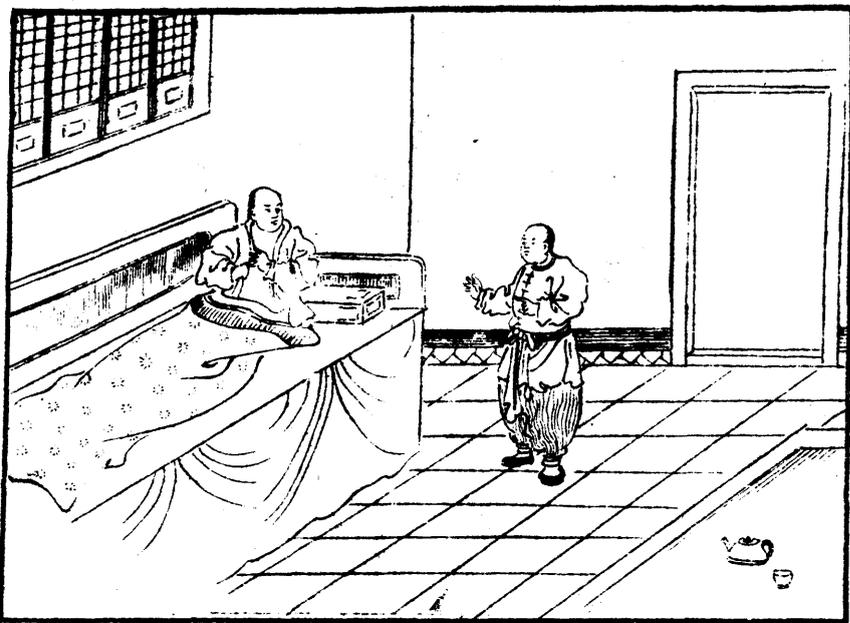
420 移交

280555

江湖廿四俠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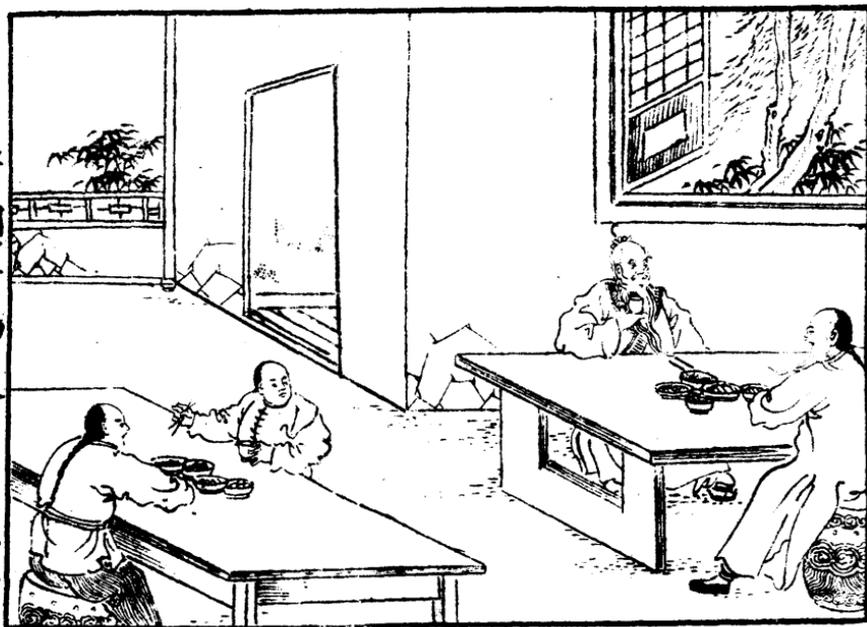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一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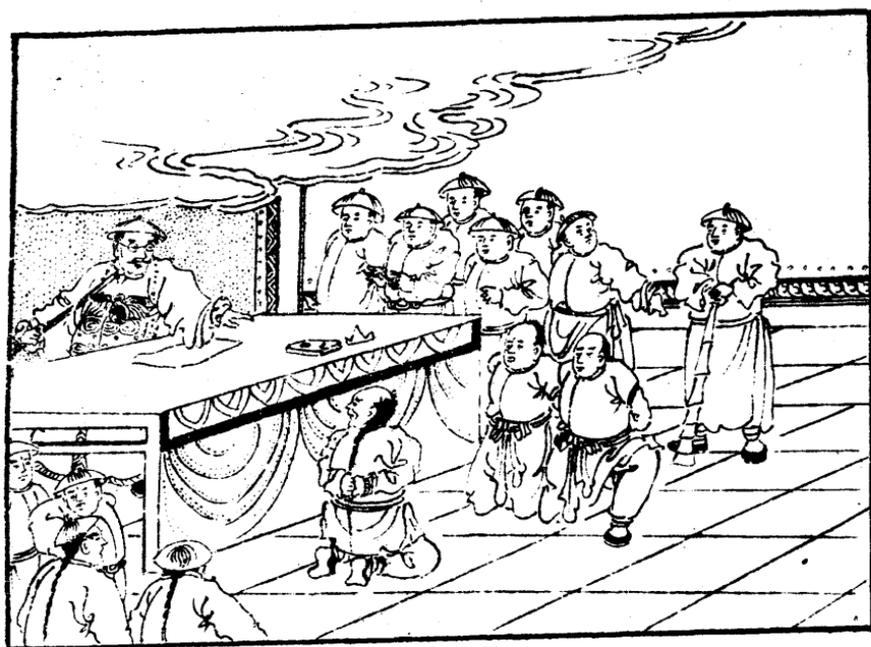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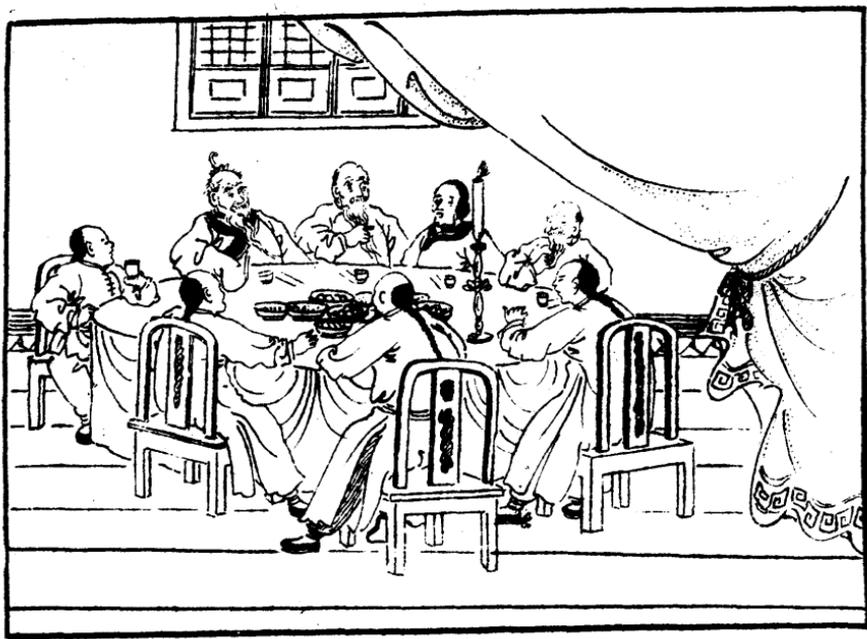
第八十二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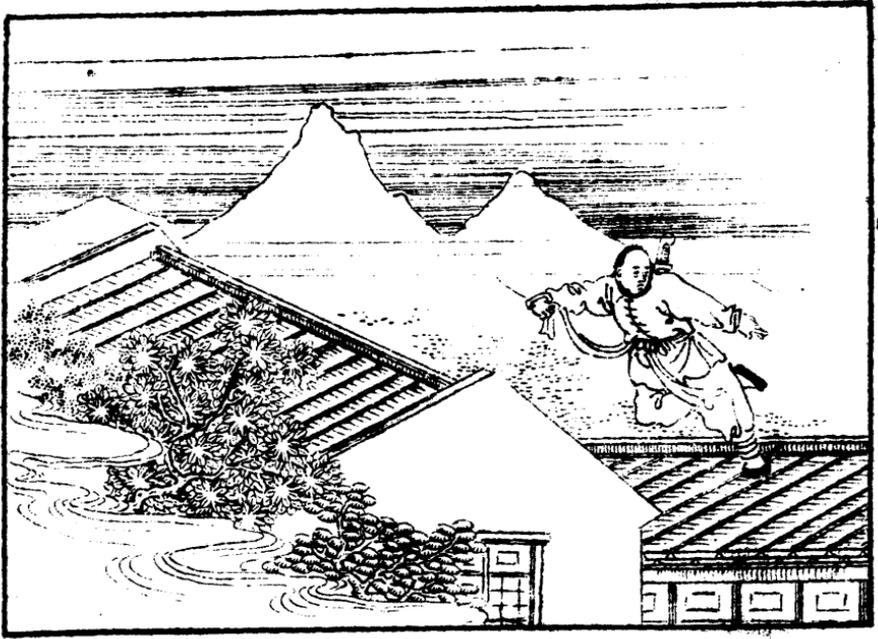


烏頭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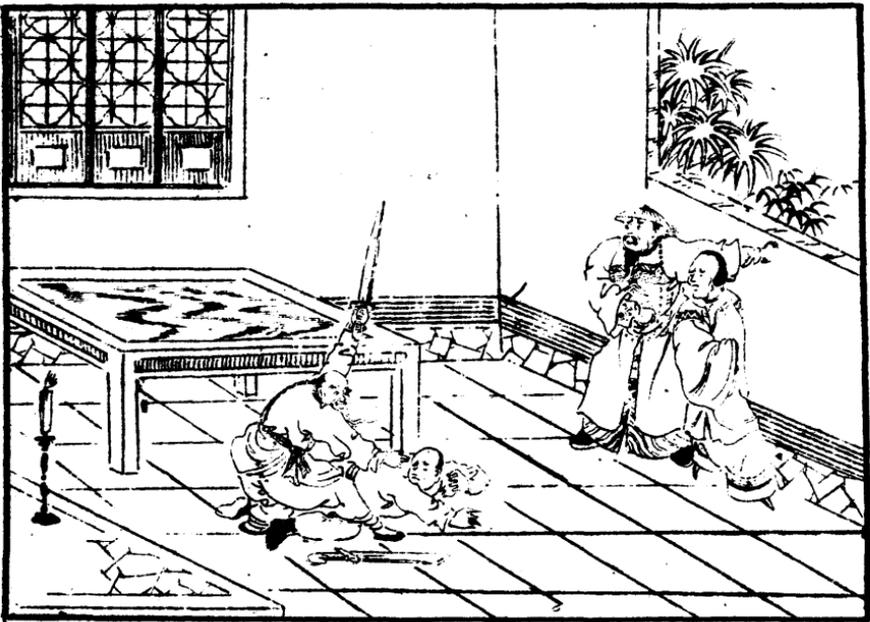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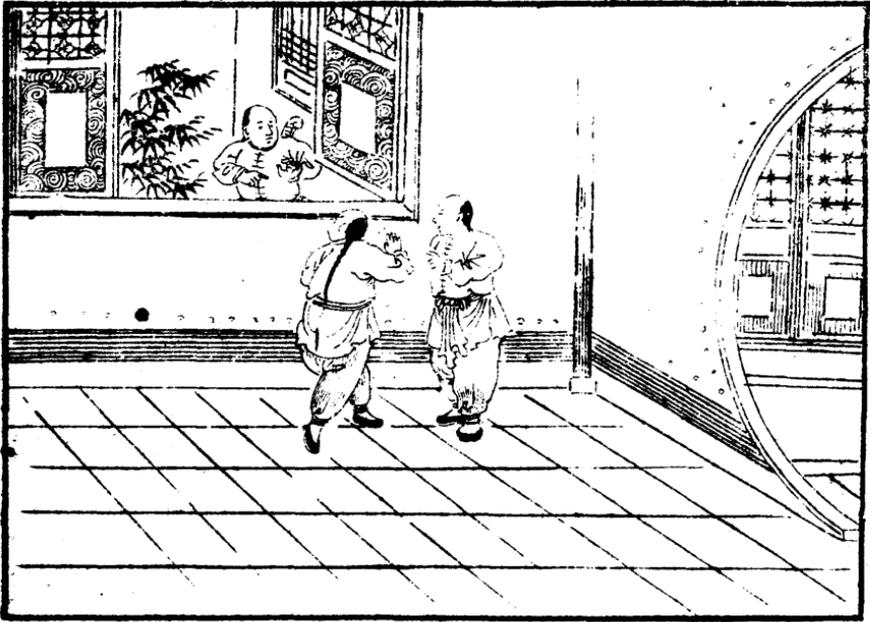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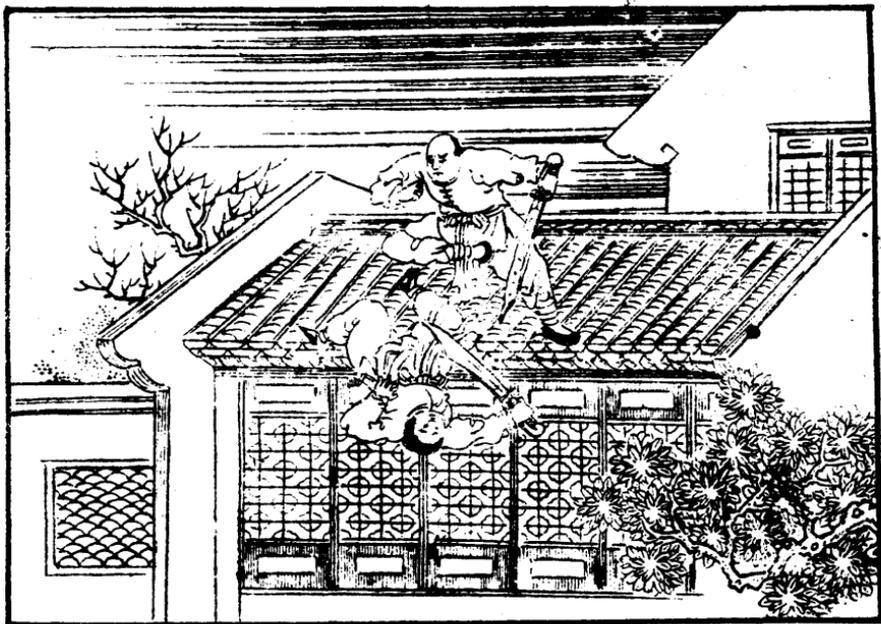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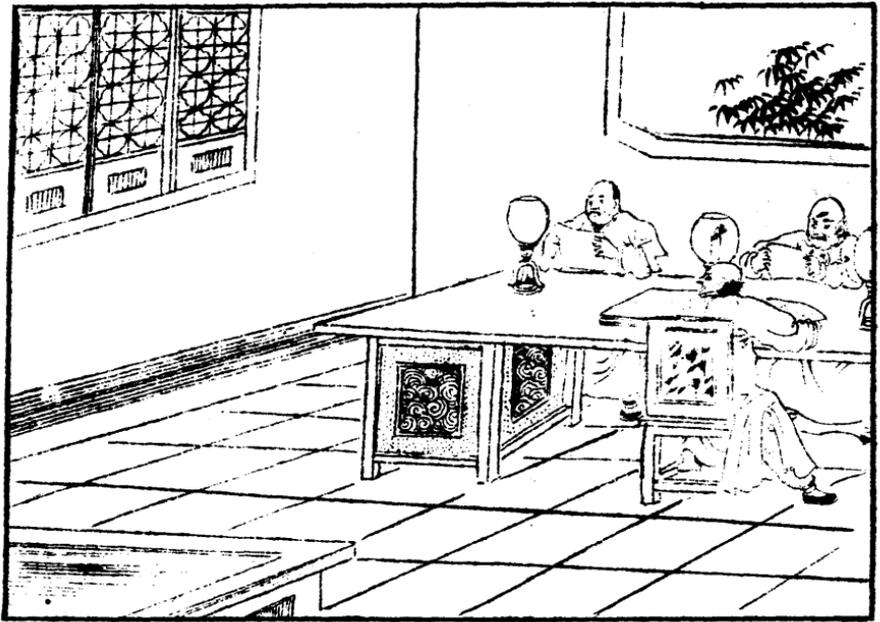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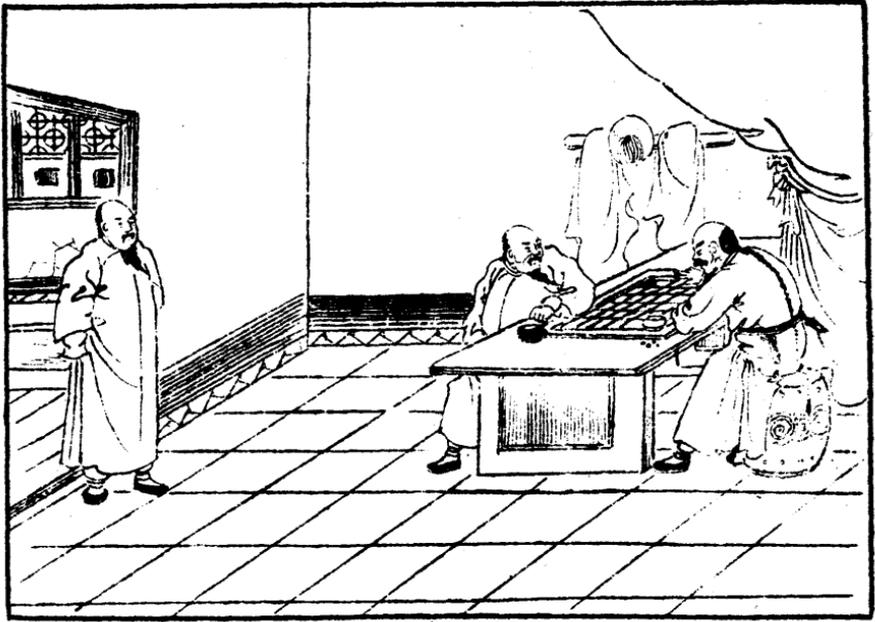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四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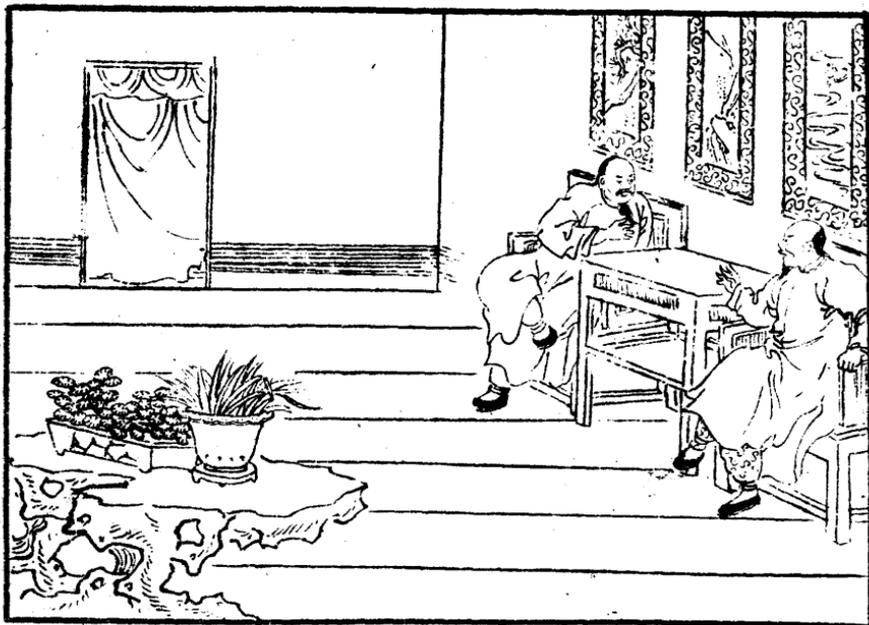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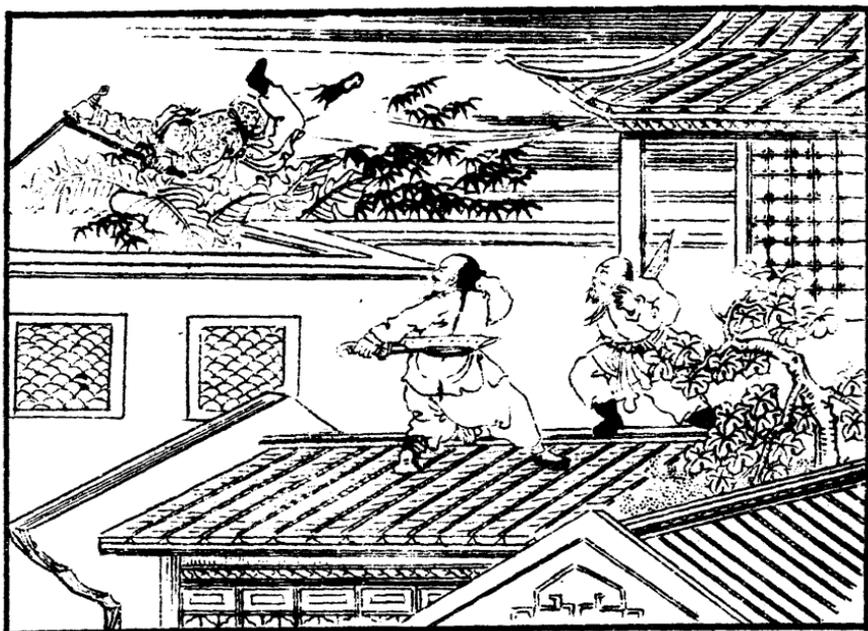
烏波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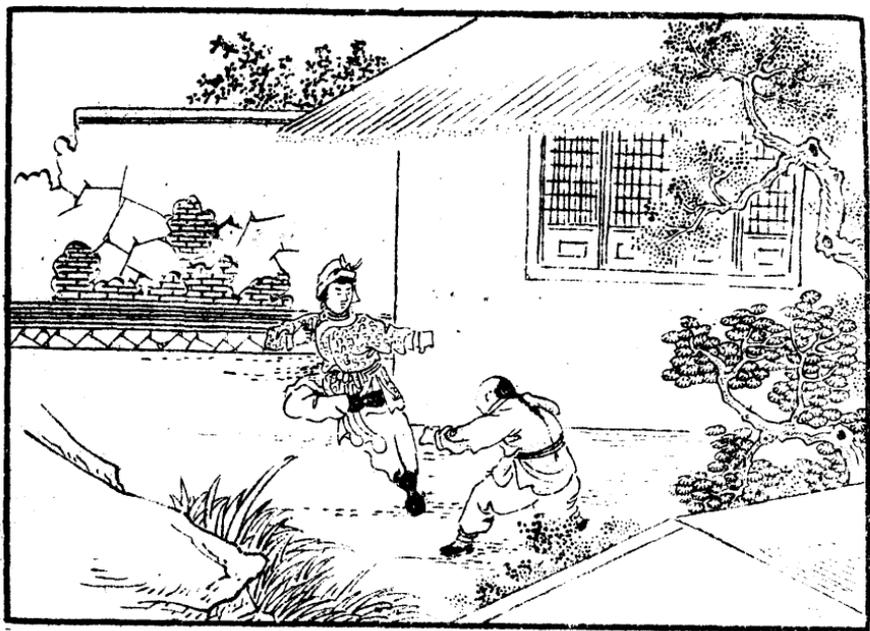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七回圖



烏敏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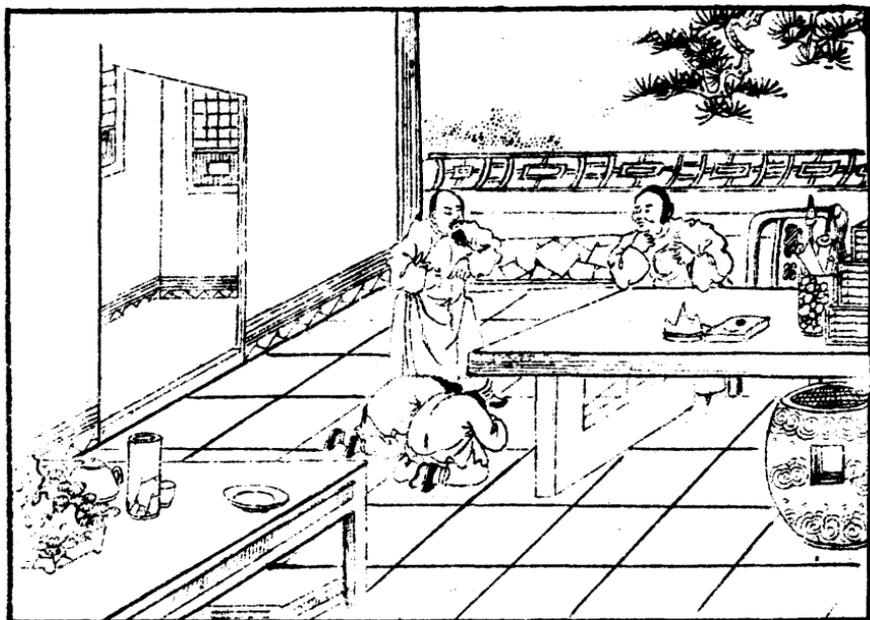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八回圖



烏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九集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八十一回

夏小燕酒樓逢俠客 吳二禿飯店遇仇人

話說邱大福見那夥人衆圍着一箇女孩兒年約十四五歲如饑鷹餓虎攫兔的一般將那箇女孩兒團團圍着當頭一箇黑臉大漢道小燕兒你自己要明白些如今既進了咱們的圈子那有你說話的地位吳二爺他一向待人寬厚的嬌妻美妾俊僕巧婢也不知多少真是鷄犬結隊騾馬成羣說不盡的闊綽再說那些公侯將相文武官僚誰不與他是要好的朋友誰不仰慕他的能耐當今皇帝老爺子見着他還得下位迎接三步稱他一聲御弟他的威風勢力你可想而知了不知何所見而云然市井之談什麼捕風捉影信口開合任意咀嚼然藉此亦足證舊社會之市民特無常識也嗟乎別人家兒女修他媽的三代五世尙跨不進他的大門你今被吳二爺看上眼待他那個天字第一號的家主婆上了望鄉臺你怕不鳳冠霞帔掌那印把

子嗎。生來一個女孩子。指望的就是嫁漢喫飯。你今不願從他。倒是打算怎樣咧。那女子也不作聲。大眾紛說道。你自己也應該有個主意。究因什麼事兒。不從吳二爺。也當說個明白。此說誠哉不錯。其不願者亦應說出不願之理。由不過彼既說出理由。衆不從其說。又將奈何。那女子默想了半晌。方哭着說道。俺不

認得什麼吳二爺。俺祇知他是我的仇人吳二禿子。好強硬之答詞。頗有丈夫氣概。黑漢道。不管他禿字

也吧。沒毛的也吧。你與他有什麼仇恨呀。女子道。別人不知。你胡大炮也不曉得嗎。想俺父親夏國樞。雖然不是做官做府。確也是一個讀書人。他不應設計將俺父親殺死。

誘奸俺母親江氏。俺母親不從。又將俺的母親殺死。並將俺胞兄夏毓麟。騙走遠方。不

知下落。如今又想來害我嗎。老實說罷。莫小看俺夏小燕。是個懦弱女子。倘有機會。這

父母深仇。俺總得報的。別的事兒。你叫他休作妄想罷。侃侃而談。洵一血性男兒之口吻。富貴不移威武不屈。今受羣虎所包圍。出言

吐語總不因之挫折軟化。斯真愧煞鬚眉者矣。黑漢聽着。便兩眼圓睜。很命的將桌兒一拍道。此地不是順天府尹

的大堂。誰來給你等斷是非。你真有能耐。怎不尋着吳二爺報仇呀。今天在咱們這箇地方。就沒有你說的話。老實對你說吧。現在你不肯也得肯。不從也得從。莫要放在十

八兩上不識秤。好不識抬舉的東西。今天就是俺胡大爺。要你的勉強了。他說罷。使向左右大嚷了一聲道。哥兒們。還不動手嗎……不管他三七二十一。綑綁了送去再說吧。他剛一聲呼喝。那左右五六個人。七手八腳。都蜂擁上前。紛提那女子的兩臂。那女子見大眾向前。他便乘其不備。一奮身站起來。埋頭向衆人空隙之中。很命價沖出一時用力過猛。直栽到邱大福等座前。這時邱大福看着。兩眼已直冒火星。再也忍耐不住。一把將夏小燕攙扶起來。並順手向他身後一讓道。小姑娘。你不必害怕。就在這個位兒上。坐一會兒罷。夏小燕抬頭一看。見是個素不相識的少年。若疑邱大福與胡大炮爲同類則冤煞好人矣要知雖同是大字號性質之良莠迥不相同也再看他同座之中。却也有兩個壯年大漢。還有一個少年。但不是胡大炮等那般凶惡。他的心坎上。倒有些捉拿不定。要知他的心想。若看邱大福等。乃是好人。又怕他等那般文弱樣兒。不是胡大炮等對手。若他等也不是好人。豈不是未出龍潭。又入虎穴。仍舊要受他等侮辱嗎。年齡雖小思想却很精密其智其才殊不在小多姑娘之下也因此他兩眼覷定邱大福等。不敢動步。邱大福也窺透他的心事。便向他笑道。小姑娘。你不必害怕。什麼天大的

禍事。有咱們擔當就是啦。夏小燕聽說還覺有些兒不放心。接着搖頭說道。諸位不必多事。俺乃是個苦命女孩兒。這次打量不會活命的。還是讓俺碰死。倒乾淨些。他說話之際。兩行眼淚。已如串珠般就流下來。接着又一奮身。要向牆壁間栽去。張勇便一伸手。恰巧將夏小燕抱定。直送到貼牆的座兒上坐着。王智張勇二人。便攔在他的左右坐着。保護着防禦敵人。邱氏兄弟。却擋在座前。胡大炮一看邱氏兄弟。年歲與夏小燕都差不多大小。打量也沒有多大的能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胡大炮若是自滿宜乎自取其辱也。便冷笑了兩聲。斜眼瞧着邱大福說道。哈。你這個小子。也敢在此地多事嗎。邱大福也冷笑說道。路見不平。也是應該要出手的。胡大炮道。你可知這是什麼所在。邱大福道。帝王之都。京城裏面。就不應該這般欺人。胡大炮頓時大怒。急站起身道。咱老子已欺辱他啦。你敢怎麼樣兒。邱大福也發怒道。姓胡的。你嘴巴要乾淨些。咧。一句不讓確實利害。胡大炮何不大放其炮。耶抑恐懼耶。然吾以為彼不放炮。猶屬幸事。苟放之恐不易收手也。胡大炮伸手抓了一張木橈。直向邱大福飛來道。扎死你這個兔崽子。邱大福不驚不忙。已伸手將木橈接住。此時邱大壽與張勇王智。就要直擁上前。仍被邱大福

當前攔住。轉向胡大炮等笑道：「你當真要動手嗎？果真的，你等可不要後悔呀。」胡大炮等那夥大眾，都不與邱氏兄弟理論。一擁上前，齊向邱大福。使了個餓虎撲食式。邱大福見他等直撲近身，他仍舊不驚不忙。急伏身就橫掃一腿。誰知他的身幹兒雖小，那腿力確非常厲害。這一腿掃去，却被他掃了兩個狗吃屎。胡大炮幸喜做的是臨時總指揮，未曾加入戰線。不然也做了個爬屎狗啦。他眼見邱大福這般厲害，却頓喫一驚。默忖這個小子，倒不能輕看他咧。於是他就實行總指揮的職權，祇站在一旁乾嚷道：「打呀……打呀……打呀……他再也不移動一步。」其名大炮，竟若是放炮耶。此放者，乃空炮，或曰彼所放者，乃馬後炮也。恰巧那幾個不識輕重的大漢，各聽胡大炮亂嚷得那般熱鬧，還覺他同夥之中，尚有莫大的威風。便很命向前進攻。誰知也不待張勇王智二人出手，祇有邱氏兄弟二人，早打得他等人翻馬倒。他捱一拳，他吃一掌，已打了他個鼻塌嘴歪，頭青腦大。最後胡大炮，確實看下去，便一飛步直沖出前。剛一舉手，就被邱大福飛起一掌，直打中他的脉腕。胡大炮頓覺鼻尖裏一酸，那手臂險些抬不起來。再轉身抓起一把茶壺，直向邱大福的腦門。

打來。邱大福又一伸手接着。卽一轉手飛擊。祇聽嘩啦啦一聲。正打在胡大炮的鼻樑骨上。胡大炮頓覺頭腦間昏了一陣。直向身後倒退了幾步。若非那張方桌擋着。他就栽倒在地。這時張勇王智邱大壽等都接着向前。與那夥胡大炮的爪牙打做一團。七手八腳。活將那六個大漢。都打得東藏西躲。各皆恨他父母。太不掙氣。祇給他等做了兩條腿。倘若多給他等做出四條腿。他等早就高飛遠走了。

奇想奇說若是罵人亦太刻毒

當這轉眼

之際。胡大炮那一條鬆花大辮。不知不覺。已挽在邱大福的手中。他便奮身向上一按。好像一座鐵塔。橫壓上來似的。早將胡大炮壓在身下。再也移動不了。邱大福舉起他播擊黑熊的拳頭。奮力打下。誰知剛纔打了三拳。那胡大炮果真被他打得大放馬後炮。祇聽撲冬撲冬的。他那後截門裏大發響聲。

黃鼠狼本有二十四箇救命屁。胡大炮祇捱三拳。卽變其炮手而爲屁手。撲冬撲冬連響不已。若是

高呼救命。豈黃鼠狼之化身歟。

接着祇喊了一聲救命。已覺上氣接不着下氣。臉色有些兒青裏發灰。眼

珠兒也漸覺白多黑少。此時百順齋的酒保。以及樓主雜役。樓上樓下的客人。聽着他等喧嚷起來。都紛紛擁在一旁。靜觀熱鬧。加着胡大炮。他本是北京城裏的著名痞棍。

平日強喫強喝。不花一文。倘不如意。還要打鷄罵狗的發他窮氣。一般茶館酒店。都將他當做活太歲。尤遇太歲駕到。他等都暗恨着。說是魔鬼臨門。誰也不敢做要錢的夢想。祇求將他伺候出門。不發窮氣。就算是他等大走洪運了。否則白賠吃喝不算事。還得賠却許多盤兒碟兒。七祖八宗。都要跟在後面大翻筋斗。說不定還要飽受他一頓拳頭。因此他等在樓上叫鬧時。鄰座客人都藉故避去。那店主與雜役人等都隱藏樓下。不敢出頭露面。樓主周廣榮。並私心理怨邱氏兄弟等。年少無知。何必向太歲頭頂上動土咧。倘若鬧個臂傷腿折。那不是自尋苦惱嗎。周廣榮所料誠是然。亦是關顧邱氏兄弟之美意與苦心。但彼不知邱氏兄弟之身手要知此次太歲已不當時。此可謂出諸意料之外者也。復聽樓上打得厲害。又怕碗盞器具。連帶損傷。便派兩個胆量少壯的酒保。此真是愚民之見。要知打起來無好拳果真損傷及器具而使酒保登樓窺探。上樓窺探即可保全乎此皆盜鈴掩耳自欺自騙之見亦真可哂矣誰知他等一看。都喜出望外。閱者可知何故。原來他等窮探之時。正是胡大炮那夥人衆。都被邱氏兄弟打得馬倒人翻。胡大炮已被邱大福壓在身下。打得喘不過氣來。那兩個酒保飛也似的直奔下樓。笑報現狀。周廣榮初得這等報告。很覺欣喜。此亦平日隱恨太深。故有今日之愉快也復又想

道。倘若打出人命來。雖有凶手在場。他等也免不了受他拖累。想到這裏。復又害怕起來了。當即偕同酒保雜役。直奔上樓。做好做歹的。方將胡大炮等隔開。一方面同向邱氏兄弟等。陪笑臉兒。作揖打躬。最後周廣榮。向着邱氏兄弟。行了一個跪拜禮。連聲哀求道。小店本短利微。勉強餬口。經不起這大的風浪。務求諸位開恩。饒他等一條性命。就是看顧咱們這所小店。惠賞咱們一碗飯喫啦。你言他語。好不容易。邱大福方將那個著名痞棍胡大炮放手。這時他等夥衆。腿腳少快的。早已夾在亂人隙中。溜下樓去。既久。祇賸胡大炮一人。癱睡在樓板上。喘了一會氣。方恢復原狀。此時他也抖不起威風。祇好低頭軟化。轉身站起來。復向邱大福拱手道。領教……領教……日子是長的。道兒是闊的。山不逢水逢。南不見北見。咱們再會吧。戰敗之鷹折翼之鳥固一時之雄焉而今又何如乎無威可逞祇好藉此下場而已邱大福也冷笑應道。好朋友。此後就專候着你的神通。變戲法罷。胡大炮也不再作聲。祇漲得臉色緋紅。下樓去了。周廣榮見胡大炮等去後。方滿臉堆下笑來。向邱等一一詢問姓名。邱等便將他們新改的姓名。一一告知。周廣榮復又贊揚了一番。將胡大炮

等作惡逞凶等往事。說了一個透澈。那吳二禿子與夏小燕等事。周也曉得。接着說了一番。果與夏小燕所說的一般無二。夏小燕也接說了幾句。並向邱等叩謝解圍的恩德。周廣榮因邱等這場奮鬥。雖說是給夏小燕解圍。間接確與周廣榮等那夥酒樓茶社的主翁。洩出一口悶氣。因此他非常高興。特備了幾色上等菜蔬。爲邱等酬勞。周廣榮並親居主席。飛觴獻壘。樂聚了一場。座中并研究到夏小燕的事兒。大衆都說吳二禿子。也是個著名痞棍。此事既然鬧開。料想吳二禿子。不會就此甘休放手的。夏小燕本是個喪家之犬。失羣之雁。今再加上這一番經過。越發不能回去。最好是遷往遠處躲避幾天。但邱等又是路過客人。且避男女之嫌。不便引去。周廣榮又因買賣的關係。不敢與吳胡等痞棍結仇。如此夏小燕的本身。已變做逐浪之萍。隨風之絮。沒有定所了。天涯淪落遊子興嘆彼一般奔走風塵之旅客征夫或八方覓食之行商遊賈凡身歷斯境者猶不免與琴劍飄零之感與夫故鄉閨里之思而况一伶仃孤苦之少女淪落城市間四無依傍耶斯亦人世間至慘之境矣大衆討論了許久。仍暫存周廣榮寓中。再設法給他謀個栖身所在。不過眼前想掩飾路人的辦法。祇好由邱等將夏領着下樓。另兜一個圈子。再繞到周家。如此周廣榮不

致對於吳胡等衆結仇。而對夏亦確有解圍濟困之惠。好在邱氏兄弟。無論如何。對於吳胡等衆。總算已結了深仇大怨。此次卽不攜帶夏小燕出去。吳胡等衆。也未必對他諒解的。常言說得好聽。一個惡人做到底。落得一客不再煩二主了。計劃已定。那時天色業已過午。日光也漸覺偏西。邱大福等。果然領着夏小燕下樓。復在街市上閒遊。繞了一個很大圈子。方由百順樓的後門。送進周寓。暫且安身。嘗邱氏兄弟未多此事之前。或已爲夏小燕訴冤。或容留夏小燕入寓。蓋此時之夏小燕。無異一種最猛烈之火星。也今周之敢留此火星。實因邱等戰勝所激動。如此周之行善。實含有一種勢利之意味。烏乎專制之下。雖行善亦不能自由。周廣榮固近小人。然而斯時社會之現狀。亦太可憐矣。邱等各歸客店。並將百順樓經過之事。各向鄒雷說明。鄒雷也不作他

說。如此又鬼混了幾天。如周秀文以及吳胡等。未完諸事。都不見有什麼消息。邱大福有時跑到百順樓。探詢夏小燕的狀況。却仍安如常態。但是如何着落。尙未想得確實方法。一日。邱氏兄弟。自百順齋出來之後。復在街市上閒遊。直遊到夕陽西落。他倆方折身回寓。行在中途。都覺腹中轆轤作響。非常飢餓。恰巧經過一所飯店。猛覺一股飯香。直向他倆鼻孔中攢進。引得他肚皮裏的五臟神。特開歡迎大會。他倆便不因不由。

向那飯店中走進。迨進店後。舉目四顧。却是箇很小的局面。全店祇是一間斗室。那室

僅設四張方桌的客座。當在他倆進店之前。祇有兩位老者高踞上席。一人乃是道家

打扮。一人是常人裝飾。鬚髮如銀。年歲都在花甲以外。此何人耶。而於此店中相遇。其裝扮無異

邱氏兄弟飯店中事必有莫大關係者也。閱者如不相信。可於下文觀之。即知其詳。兩頰赤紅。再仔細觀察。確似兩位仁慈長者。邱氏兄弟

劈頭看見。好像曾在他處見過似的。却一時想不明白。不便冒昧向前行禮。但他倆方

寸中的一種敬意。已不覺油然而生。勿謂仁慈忠厚之人。已足令人起敬。即具有仁慈忠厚之相。已

不斷價祇向那二位長者睽去。他倆落座之後。各人共要了一份溜黃菜。一份炸八塊。

一份鹽水爆肚條。一份生炒牛肉絲。十二張家常餅。兩份炸醬麵。一大碗三鮮湯。並要

了四兩牛莊膏梁酒。堂倌剛叫下去。又見一人。冲出飯店。就攔在邱氏兄弟的上席坐

着。他兩眼祇睽睽價向邱氏兄弟。睽之不已。此一睽較之邱氏兄弟。睽二老者爲何如耶。吾

恐雖同是一睽。而其用意之良惡。則迥不同也。邱大福見他睽得神態。很覺奇怪。於是轉臉也睽他幾眼。祇見那人年約三旬。鬢頭鼠目。鷹

鼻猴腮。身軀約計四尺餘高。却生得小頭小腦。衣飾穿得非常華麗。那時正是暮春天

氣。他却身穿一襲玄色湖縐十行棉袍。上加一件玉色摹本一字襟的巴圖魯背心。足蹬一雙洒花扮尖的好漢鞋。兩腿之上。還加着一雙繡花裹腿。腰繫一條白湖縐汗巾。却紮在背心之上。兩鬢之下。左右貼黏綠油綫的俏皮膏。頭戴一把抓緞帽。猩紅帽結。如血紫似的。中央還嵌了一方批霞。左手大拇指上。套個綠翠班指。真綠得發油。隨手盤着一對鋼膽鐵球。噲唧唧作響。右手提了一籠畫眉。妝點得也非常華麗。最給他不做美的。就是在鼻梁之上。兩眉之間。斜砍了一條刀痕。長約二尺以外。鼻尖之上。還有二三十粒豆大的白麻點兒。入座之後。他便將烏籠兒放置案頭。一把將帽兒抓下。忽露出滿頭癩痢。閃灼放光。膿斑血點兒。那一般腥臭之氣。真叫人嗅着發嘔。他剛纔坐下。祇見那個堂倌。如串走馬燈一般。二爺長。二爺短。祇在他的面前繞轉。反將邱氏兄弟。與那二位長者的座上。冷淡下來。邱大壽一見這般形狀。已覺很不自在。足下不必如此者在再看那人如虎如狼的神情。非常刺目。若依他平日的性情。早要一掌將他掃出店去。無奈時受鄒雷勸誠。祇好忍耐在心頭。不去理會。未幾。他倆的酒菜獻上。邱氏

兄弟正在狼吞虎嚼之際，忽見又冲進二十多人，都是豎眉瞪眼的痞棍模樣，進門之後，都向那個少年招呼。二爺……二爺……叫得如狂雨似的亂響。邱大福抬頭看那當頭的黑臉大漢，便猛喫一驚，欲知這大漢究竟是誰，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吳二禿子不過一痞棍耳，然出諸吳大炮口中，則尊爲一等大好老，一似當代帝王。未有較吳尊者，彼吹大氣之胡大炮，蓋借此大吹特吹，明若尊吳，實則自炫，意在已與此等闊人爲友，已可誇不世之榮，詎知卽此一番大話，已足顯其不值半文錢矣。可見法螺不可吹得過分，過分則益顯其挫也。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林家飯店二叟解圍 姜氏牌坊五俠聚會

話說邱氏兄弟忽見沖進許多人爭叫那個癩痢頭爲二爺已覺有些兒驚異轉想到夏小燕口中的吳二禿子他倆都暗忖道莫非就是他嗎這真巧得狠啦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見那爲首墨漢恰是被邱大福打得屎滾尿流的胡大炮都不禁的一驚默自忖道這必定是那個吳二禿子有意迫上來的他兄弟二人彼此對使了一個眼色各示暗防之意他倆復又想到前番惡打他等都經受不住三拳今量他等人數雖多想必都是些酒囊飯袋沒有什麼妨碍的想到這裏彼此又覺胆量少壯些佯作不識仍舊的隨意喫喝伴作不識恐不能任其伴作不識隨意喫喝亦未必任其隨意喫喝積薪之下火已釀成一旦撥之即可暴發恐非泰然可以和解也再說胡大炮自那日失敗之後卽往尋找吳二禿子彼此會商既畢就要向邱氏兄弟報仇無奈那日當場紛亂之時並未詢問姓名與他等住處所以無處尋找最後祇得特派幾個二三等爪牙日在街頭亂亂撞偌大京城之中而欲尋找一二人真是大海撈針殊不易得豈不由少數之人所能亂碰亂撞而得哉而若等竟可碰得之撞見之此真所謂冤家路兒窄矣俗諺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此又是巧而又巧矣這日也是惡魔相犯邱氏兄弟方要走進林家飯店

之時。忽被胡大炮一眼瞥見。又因自己不是他等對手。急暗自飛報吳二禿子。可巧吳二禿子的居住所在。與林家飯店相隔不遠。不多一會兒工夫。已與吳二禿子相見。吳二禿子得此消息。便如抵抗大敵的一般。提兵調將。什麼張三李四。王小刀子。趙大荷包等衆。一道命令下去。頓時就招足二十多人。吳二禿子便自認爲臨時總司令。並任胡大炮爲臨時總指揮。而兼前敵先鋒官。實行其大炮職務。彼胡大炮便可大展厥能矣。首由吳二禿子前往。佔住作戰的地盤。復由胡大炮率領大隊。雄赳赳。氣昂昂。一路浩浩蕩蕩奔來。你懷一把小刀兒。他携一柄鐵尺。首先胡大炮。祇領着五人。直冲進林家飯店。共餘十多人。便暗藏在飯店門外。作爲埋伏。因此胡大炮等。冲進飯店。也不似日前那般形狀。豎眉瞪目。橫向邱氏兄弟。瞧了幾眼。復又冷笑了兩聲。便仍到吳二禿子座上。轉眼之際。他就將隨身一把小牛耳刀。很命的向桌上一扔。接着那些張三李四。這個也亮鐵尺。那個也亮小刀兒。如狼似虎般。在那桌前作威作勢。七言八語。都如刀槍劍戟似的。紛對着邱氏兄弟。直射漸次禽娘搗媽的。直罵起來。邱氏兄弟明知他等是來尋仇。又因那個飯店。

地方狹小。祇好暫忍一步。不去與他等爲難。久而實在忍耐不住。便匆匆將些酒菜喫

罷。佯作不聞不見。翻身走去。果能走得脫乎。但爲邱氏兄弟設想。誰知邱大福方站起身。胡大

炮急捉住一把牛耳小刀。向前攔住道。哈朋友。你今天還想走嗎。復指那癩痢頭說道。

俺們吳二爺已在此地。專候多時了。此無須你介紹邱氏兄弟。弟已早猜得八九分矣。咱們這篇賬。怎麼算罷。你等快

些將小燕子獻出來。或可饒得你等兩條狗命。否則休想站着。走出這道門檻兒罷。邱

氏兄弟。也都知道這事。不能夠虛下。也都准備以武力解決。於是他倆各將眼珠兒一瞪。

尙未作聲。胡大炮便將他手中的牛耳小刀。直向邱大福腦角飛來。邱大福將腦袋一

歪。這把牛耳小刀。恰好飛到那二者案前。格登一聲。直戳在他的案上。戰動不已。那

二者者見着。並不驚慌恐怖。若無其事。仍舊舉觴對飲。談着笑着。並不斜視他一眼。白

飛來相距其身祇在咫尺之內。若伊鄉下老翁視之。應早變顏失色。紛爭走避。而彼二翁視之。若無所見。所聞。其非常人可知。奈何吳胡等衆。不知直鼠目寸光矣。當時吳胡等衆。並不覺

意。祇邱大壽一眼瞥見。却頓覺一驚。因在紛亂之時。也不暇前往交接談話。再轉臉看

吳胡等衆。均蜂擁上前。吳二禿子祇高呼了一個打字。接着桌兒。櫈兒。祇聽格楂格楂

等響。已鬧得翻的倒的。亂作一團。那打呀……打呀……呼叫不已。此時邱氏兄弟也不暇與他等說理。並不能袖手不前。祇好以武力抵抗。他兄弟二人。背心靠着背心。各人打了兩支橈腿。向衆大舞起來。當他倆初出手的。各人攔着兩根木橈腿兒。向衆舞得如風輪一般。誰也抵擋不住。就如吳胡等衆。手中所攜帶的尖刀鐵尺。紛紛都亂砍過來。却被他倆的木橈腿兒攔着。一箇一箇都打退下去。也有脫手落地的。也有自擊額角的。也有失手。自家人打着自家人的。雖有吳二禿子的威風。與胡大炮的凶勇。那時也有些兒抵擋不住。一則係有藝術之奮鬥。一則係無藝術之奮鬥。烏合之衆。豈可與曾經訓練之旅相格鬥哉。此所謂兵貴精而不貴多是也。吳胡等衆。都覺有些恐慌。正想退出。幸喜店外的援兵趕到。那飯店左右埋伏的爪牙。見大衆都未出店。也知這場奮鬪。不易取勝。於是大衆也不分皂白。亂擁進店。吳胡等見援兵已到。他等胆量。都覺雄壯起來。折回擁進。這時他等援兵。紛擁進店的。約有二十餘人。那飯店的客堂。形小如斗。眼兒已被那夥人衆擠滿。大家都不能夠轉身。邱氏兄弟。雖屬萬能。此時已夾在人縫中。英雄無用武之地。又因在京城重地。青天白日間。不能飛身上

屋祇得一奮身躍上方桌。誰知他倆方躍身上桌。那夥人衆都直擁上前。常言說得好聽。好拳打活不打死。高手打靜不打飛。今如邱氏兄弟的本領。至高且強。這時也鬧得沒有辦法。再看他倆身陷重圍。漸漸的退居敗勢。

此豈邱氏兄弟之武力不敵於吳胡等衆歟。抑因其人多而寡不敵衆歟。然以余觀之。皆非真相。卽如林家飯店之房屋狹小。亦不足陷若二人。無用武之地。然則作者必寫邱氏兄弟之受困。那要知此非左袒吳胡等衆而惡邱氏兄弟行爲。蓋爲下文謀發展耳。非此彼二老者不得出手。彼二老既不出手。非但此圍不易解決。則其他種種大事不能發現。故無已而屈邱氏兄弟居於敗勢。但又必爲邱氏兄弟之藝術上留一強健地位。於是始以房屋狹小不能使英雄發展技能一語而強屈彼兄弟退居敗勢。此實不得已之遷就。記述要知以實力論。若等烏合之衆。又豈難對付哉。

吳胡等衆見邱氏兄弟身受重圍。打量他倆就有偷天換日之能。翻江倒海之術。也無法逃去。便一片高聲嚷打呀……打呀……聲震屋瓦。那一種聲勢。儻使胆量怯弱的人。不差的都要被他等嚇煞。那裏說得上抵擋。咧邱氏兄弟却拿定主意。此時若能使他等自退。總不願傷生命。加力猛攻。直到萬分難解之時。再行最後猛冲的手段。不怕冲不出去。當此之際。吳胡等衆的夥中。已被邱氏兄弟打傷了兩人。他等便加擁進。這時不盡是援助吳胡等衆的爪牙。那往來行人。以及四鄰八舍的老少男女。都紛紛向前爭看熱鬧。活把林家飯店門首圍了個來往不通。那鄰座的兩位

老者一見這事越鬧越大。不便再袖手旁觀。那老道者急挺身站起。向着吳胡二人說道。有理說理。何必這般樣兒。青天白日之中。你們以人多勢重。欺壓他兩個小孩子。當真打死人就不償命嗎。二老出場矣此後必另有一番熱鬧惟吳胡等不能自量應召最後之辱也他說話之時。聲音非常宏亮。吳

二秃子猛聽着。却頓覺一驚。急轉臉看去。原來是兩個鬚髮皓然的鄉下老人。他便冷笑了兩聲道。你倆留着這副老骨頭入殮罷。多管些什麼閒事呀。那老者聽說。越加發惱。便接着站起身道。老漢們確是活得不耐煩。要想受諸位教訓的。他說聲未已。便伸手掃了吳二秃一記耳光。接聽拍得一聲響亮。吳二秃子頓時鬧了個頭昏。站立不穩。向後倒退了幾步。若非人多擁擠。吳二秃子已栽跌在一丈以外了。那老道者。還要上前攔阻。準備調停。那老者便向他說道。咱們多事就多到底。還有什麼好話說咧。接冲上前。也不見他怎樣的動手。他倆隨意左支右擋。不曾如何使力。那吳胡等衆。如浪捲般。直向後退。邱氏兄弟見那兩位老者。出手援助。並見那二老者。能耐都駕他之上。既驚且喜。頓覺精神一振。再聽那老者說道。小兄弟。要打就打他個痛快。打出事來再說。

還留些什麼人情呀。邱大壽聽了這番話，首先高興，越加精神，便放開身手，大展厥能。邱大福見那二老翁均動真火，他的老弟又因此奮不顧身，直向人叢中撲去，默忖專飛着俺一個人嚴守尺寸，也是不能熄火的。遂率性惡打起來。他等二老二少，那八條臂膀一時舞得如八把板斧似的。車輪般直舞向前，早把那夥人砍得東倒西歪，險些將那一間飯店搖動。最後那吳二禿子被邱大壽當頭一棒，打了個腦漿迸裂，頓時栽身倒地。兩眼翻直。他那顆癩痢頭已被鮮血染得好像辣醬拌豆腐，鬧得赤白不分。這

種比喻真是妙不可大頭菜此乃文藝中之曲線美作者頗得其中三昧他一縷真魂已飛到大羅天上去。余觀其不臂或祇能飛入十八層阿鼻地獄中也

胡大炮一見越發慌張。剛要轉身逃跑。此時而欲逃跑恐已來不及也復被那老者順手扭着他的衣領，接又掃了他兩記耳光道：「如今鬧出禍事，你還想跑嗎？這時那些腿快的漢子，大半脚板底已擦了豆油，乘着閒空之中，已有十多人溜之乎也。那飯店之中，祇有兩個受傷漢子，以及吳二禿子的遺骸。胡大炮也被那個老者扭住，更有那老道者，並邱氏兄弟各自手下，皆都捉着兩人，不曾放走。可憐那所飯店中桌椅碗盞，大半已打得鷄零狗

碎十件之中。就有八件不能夠完全。那飯店主人林棟臣。眼見這事業已鬧大。默忖不報官府。却不能下臺的。於是不動聲色。便邀同左右鄰人。密報了宛平縣。不多一會。那宛平縣特派三班中全班的差役。猶恐武力不易佔勝。並加派四十名步隊。飛趕前來。

將那飯店團團圍住。如臨大敵一般。非常嚴謹。這時若依邱氏兄弟。仍想以武力抵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將他等打散。再作計較。

當歐美洲之火器未流行中國之初。以彼四人之實力。未嘗不可打散若等夥衆。不過帝王之都。重兵屯聚。脫

因此星星之火。而加以擴大。若等敗退。而後指邱等有謀叛。行爲更調。大兵圍擊。小題大做。則非邱等四人所能取勝矣。

幸喜那個老道者。見這事兒業已鬧大。

決非武力所能佔勝。便很命從中攔阻。不忙之中。曾與邱氏兄弟互通姓名。方知那老道者。乃是黃玄子。那老者乃是梁玄通。都是玄門中前輩老英雄。邱氏兄弟益加幸喜。轉又補說他倆的真確姓名。並說明與鄒雷同居的地址。正想補說他等改變姓名的原因。那宛平縣特派的差役兵卒。已將那所飯店包圍住了。黃玄子見這樁事兒漸漸鬧大。猶怕節外生枝。便竭力勸誡邱氏兄弟道。此次難以武力抗拒。倘再擴大。那就更非少數人所能擔負得住了。復又招呼邱氏兄弟道。他等既來捉拿。還是挺身隨去。

一口供認下來。倒痛快得多。若說將來的事。自有辦法。倒是好漢不喫眼前虧。倘被他等拘去。你倆都照實招供。莫受他等拷打。這是最要緊的。彼此正討論這事。那宛平縣三班差役。以及那些武裝兵卒。紛擁進店。黃玄子與梁玄通二人。見那夥差役兵卒等擁進。他倆便從人衆之中。一閃避去。當場人等。見他倆都是白髮。况見正兇均未逃走。他倆本是從旁打不平拳的。故皆不願再多嘴多舌。然以余目光觀之。羣衆見黃梁二叟避去。其不願多嘴多舌之本意。並非因邱氏兄弟未曾逃走。二叟非肇禍之正兇。而不願多事也。蓋因此事之是非不盡是邱氏兄弟之短。彼吳胡等衆實有糾衆凌寡之意。此乃社會上良心之裁判。故吳二禿子雖遭慘死。而一般人仍不願以實力助之也。其所以報告官府而動衆者。乃謀社會安甯。不得已藉吐解。然對邱氏兄弟之簡人。又何嘗不深加惋惜哉。迨那夥差役兵卒等擁進。邱氏兄弟倒也光棍。謹遵黃梁二叟之言。並不少加抵抗。垂手隨去。這時宛平縣知縣裴世勳。字伯方。四川成都府華陽縣人。乃是翰林院散館的出身。確是個循良的官吏。年歲尙不滿四旬。倒也有胆有識。再加此番的原告。乃是那飯店主人林棟臣。以及左右四鄰人等。所告的理由。並非專指邱氏兄弟。係告吳胡等挾衆報仇。邱氏兄弟打傷人命。有碍他等營業。卽此邱氏兄弟助力不少。可見是非皆有公論。裴世勳得着這個稟告。他心中早已明白了幾分。更加吳二禿子與胡

大炮等都是京市中的痞棍。被人告犯的案子。足有二三十件。曾由前任官府。火籤拘票。曾拿過幾次。因此他雙方的是非。裴世勳又明白幾分。此乃社會公理之裁判。人心即天心。毫無假托。經此種種

原因。裴世勳雖未見着邱氏兄弟。他胸中早有成竹。是非業已判定了。及至邱氏兄弟到案。裴世勳一見。乃是兩個儒雅書生。那公堂之下。邱氏兄弟。便照事實。一一說明。不曾餘留半字。裴世勳倒也爽直。便一堂判決。連帶翻出舊案。並將夏小燕傳到堂上。證明。遂將邱氏兄弟。判定監禁一年。以示薄懲。吳二禿子本係痞棍。雖遭慘死。乃咎有應得。胡大炮助惡逞兇。法應重懲。因邱氏兄弟未加重辦。故也判決監禁一年。悔過釋放。其他吳胡等爪牙。皆當堂斥責了一番。各准交保開釋。這一件兇案判決。那當場旁聽的人民。都拍手稱贊清明。一時傳滿都門。都忿恨吳胡等衆作惡的人。莫不同聲稱快。那愛慕邱氏兄弟少年血性的人。莫不同聲惋惜。那稱贊裴世勳判案正直的人。又莫不同聲頌美。不多幾日。順天府尹因丁憂出缺。裴世勳便直接升任了。按下不提。接說黃梁二叟。自出林家飯店之後。便順着邱氏兄弟所說的路徑。一直尋到前泥窪方家

飯店。他倆剛問周興客人的住房。恰巧鄒雷自後堂走去。劈頭黃梁二叟彼此一見。都喜出望外。鄒雷急請他倆進房。急問他倆何以知他易名周興。以及匿住此地的原故。黃玄子便將林家飯店之事。留說了一遍。鄒雷猛聽。好像半空中打了一個霹靂似的。驚急得不知怎樣纔好。急起身就要冲出店去。將邱氏兄弟攔劫回來。否則就要與邱氏兄弟一同投案。意想將一切罪過。專認到自己身上。使他兄弟二人脫身無罪。方纔安心。鄒雷聞訊。何若是急燥。歎乃因邱氏兄弟此次進京。純是彼一力撮成者。况若等年少血旺之人。又非老走江湖者。處此萬惡社會中。易召禍事。故對若等非常謹誠。亦此意也。梁玄通當卽將他攔住。婉言安慰道。聽說宛平縣知縣裴世勳。乃是個很清白的良吏。打量邱氏兄弟這一踫去。必無什麼危險之事。就說打死人。必須償命罷。也不是今天就可以執刑。祇要他倆今日不死。咱們總有援救的辦法。你何必這般心燥呢。你放心吧。咱倆避開。不與他倆同去。就是想那實行援救的法兒。此處方將黃梁二叟避走之意寫明。余恐閱者若未看。到此處之補筆。反疑黃梁二叟老奸巨猾。而臨難逃脫。果然若等則也。不得稱爲俠矣。他倆去時。咱們也會叫醒他的。你不必着急。咱們積極進行就是了。裴世勳果真判斷不公。憑咱們這幾把手。對付他一個七品小知縣官兒。還怕收拾他不了。

嗎。鄒雷聽了這番話。却很有理。便也不再急燥。轉問黃梁二叟進京的事。由黃立子道。

此事不佷多說。大概不多幾日。此地總有狠驚異的事兒發現。你耐心等待着吧。鄒雷

見他說得很關緊要。却又不佷追問。但是這個悶葫蘆。他總覺抱着有些兒不爽快。余

閱者對此悶葫蘆亦極感不痛快。然則此真有何重大事務不能宣佈。歟。要知作者乃追述既往。可無須嚴守秘密。使人昏悶。其所以若是者。實作者有意大賣其關子也。復問他二老的住所。

黃立子便告知住在姜氏牌坊一所寶昌棧內。談話之際。張勇王智二人都慌慌張張

進來。密報邱氏兄弟打人肇禍之事。說得忘頭失尾。夾雜不清。鄒雷便命他倆拜見黃

梁二叟。又向他倆說明黃梁二叟的歷史。以及他倆所說的邱氏兄弟之事。更向黃梁

二叟說明他倆的來歷。彼此方纔明白。復又談了許久。天色已暮。黃立子極力主張鄒

等遷居。一則恐因邱氏兄弟又惹出是非。一則大眾聚住一處。也便於商量進行各事。

鄒雷聽着。却也很以爲然。當時就說遷住親眷處所。與那李二姐算清賬目。離開方家

飯店。首由張王二人。押着行囊前走。鄒雷遂與黃梁二叟散步逛去。將近姜氏牌坊的

所在。剛纔拐灣。迎面忽走來二人。欲知那二人究竟是誰。且待次回再續。

第八十三回

寶昌棧蕭方晏諸俠 宛平縣鄒雷探二雄

話說黃玄子梁玄通鄒雷三人同向寶昌棧走去。剛一拐灣，纔走到姜氏牌坊脚下，猛不防迎面忽來二人。同聲問他等幾時來的。黃等都吃了一驚，急抬頭看去，原來是顧鵬殷玄珠二人。這時非但顧鵬鬚髮皓然，就如殷玄珠也兩鬢堆霜，頓呈老相了。彼此不期而遇，那一番驚喜，自不待言。黃玄子急問他倆居住的所在。顧鵬笑道：「咱倆剛纔趕到，因隨身皆未攜帶行囊，尙沒有確實住所咧。」梁玄通笑道：「這更巧了，咱們就陪着你去備辦行囊。」一同都住在寶昌棧吧。常人先備行囊而後作客，俗謂一肩行李，浪迹天涯，或曰行李蕭反是耶。要知俠客行動，又與衆不同。書生混世，不得意者，已稱曰「琴劍飄零」，或曰「書劍飄零」，而不稱曰「行囊行李」。已與衆異矣。然俠客又與書生迥異。橫刀四海，仗劍風塵，皆是俠客行動。未聞俠客行路，左手攜囊，右手攜褥也。此又可爲一般俠客不攜行囊之證明也。但若等既抵京矣，又何必再備行囊？要知北京乃帝皇之都，且近日因奇案迭出，官府戒備極嚴，而社會之中亦多注意奇形怪狀人士。旅店客館，因是接待遠客，亦特別經心，無行囊者，概不留宿。雖屬若等識見愚陋，而單身旅客，則因此大感恐慌矣。此顧鵬等必須補製行囊也。此乃作者記事精密，殊非怪事。顧鵬笑道：「俺看這還是小事，倒是咱倆肚皮已餓得緊，必先得個方法，將他填飽纔好。」鄒雷笑道：「這很容易的。四美居的素菜不差，座地也頗乾淨……」梁玄通不待他說完，便悄聲止住他道：「震春，你說話可要

細心些兒。鄒雷聽着，便倒喫一驚。再看梁玄通兩眼，祇覷定了殷玄珠。他一時已知方纔失言，便急補說道：「無奈老世姑不甚方便。」

此時男女會宴之風俗未開，雖至親骨肉亦不得於酒樓菜館間混列一席，即居家庭之間，如翁媳、伯姪

亦不得同席並餐，甚至成年之姊妹兄弟，並不能比肩並坐。此等風俗，北地尤盛，如清帝建都之北京，城苟有此等現狀，發現於菜館酒樓中，觀者必紛起竊笑，當軸官吏見之，亦必加以干涉，而為婦女者，若聞人邀約，亦必引為奇恥大辱，是故梁玄通不待鄒雷畢言而橫加警告也。轉臉又向黃玄子、梁玄通等問道：「未知寶昌棧有無叫菜的規矩，倘能通融，咱們就去親點幾色上等酒菜，專給四位老世長洗塵，豈不更美嗎？」顧鵬

連連搖頭道：「這却大可不如此客氣了。咱們同夥子都是一家人，怎麼現今到了北

京城裏，咱們反鬧得這般生疎咧？」鄒雷道：「你爾一次兩次，也算不得什麼要緊的。」梁玄通笑道：「俺看也不必趕在今天忙罷。咱們應該忙的事兒，尚多得緊呢。說話之際，恰巧

的經過一處燒火店，南人所稱之大餅店是也。梁玄通伸手買了兩個窩窩頭兒，遞給顧鵬笑道：「這個

頑意兒好嗎？」黃玄子便從旁奪過來道：「梁老四，俺看你活到二百歲時，還是這般頑皮

嗎？」顧鵬也接過笑道：「這倒是俺最愛的點心。」何謂窩窩頭兒？乃以玉黍磨粉做成饅頭形狀，上尖下

比較米麵皆賤勞工乞他說話時，就要搶着咬嚼。黃玄子笑道：「你倒是個做工老生咧。他等說

着笑着都進了寶昌棧。這時張勇王智二人已將行囊押到。那寶昌棧主人蕭方。他本是個跑江湖的鑣客。年約五旬。乃山東兗州府人。身手之間。倒也乾淨老辣。爲人正直無私。頗有幾分俠氣。其妻陳氏也很能打得幾路拳。兒女皆死。祇有一個孀媳趙氏。撫養着兩個孫兒。大名蕭忠。年纔九歲。次名蕭厚。年纔六歲。蕭方夫婦朝夕教練這兩個孫兒。却也被他訓養得非常矯健。十八般武藝。都有幾分明白。並打得一手好鑣。百步內外。無發不中。故他老夫婦二人。視此二孫。如珍似寶。蕭方當四十歲後。見走鑣一事。乃是拚着性命。供給富家做狗馬的一般。於是意懶心灰。不願再在江湖上。與那綠林中朋友樹敵。計較他奔走二十餘年。尙積得五、六千金財產。便心滿意足。那時他的兒子蕭炳炎。纔娶妻兩年。尙未曾死去。夫妻父子。便收手遷住北京。創設這所寶昌棧。借此糊口。那南北凡走江湖的豪傑義士。若與蕭方相識。或慕蕭方之名的。人們晉京作客。都寄宿這寶昌棧裏。因此他這個客棧。雖然局面不大。却也開得賓客滿堂。門庭如市了。當黃梁二叟初來之際。本是無意而投宿的。日後彼此暗視行動。都知是武藝上

的內家。接次攀談起來。黃梁二叟。都各說出真姓名。彼此益加親密。日久黃梁二叟。雖屬異鄉作客。却無差於一家手足般的敬愛。就是黃梁二叟。進京應做之事。不曾說明。其他已往種種事務。無不說個透澈。氣味相投可供生死此家人所以不如朋友也。昔賢以朋友置於五倫之列。蓋有深意存也。這也是道義愈高。而情感愈加濃厚的。閑話休談。按說張王二人。將他等行囊。搬進寶昌棧。初時蕭方尙覺是遠來的客人。後聽係與黃梁二叟。同道的客人。蕭方越加殷勤款待。忙給他等三人。打掃出一間寬大客室。卽命店夥幫同整理床鋪。一切料理停妥。黃等都接着回棧。接着黃玄子又給顧鵬殷玄珠鄒雷三人。向蕭方介紹了一番。並說明他等皆須打擾等事。蕭方當然欣喜非常。一連疊聲的說歡迎不已。鄒雷又命張勇王智。拜見顧鵬殷玄珠。以及蕭方。也說明他倆的來由。大眾便又歡聚了一場。黃玄子惦念着顧鵬二人。腹中饑餓。又因顧鵬是茹素的。最後果如鄒雷的方法。特專店夥。向四美居辦了一桌八大八小的素筵。並梁玄通所買的窩窩頭兒。也陳列在席上。大眾飽餐了一頓。這日酒菜。蕭方偏要做東道主人。誠心給那幾位新客接風。黃等都不便堅拒。但那四

美居要菜的事。乃是鄒雷提出的。故而顧鵬殷玄珠鄒雷三人。益覺不安。然又沒有推辭方法。祇好留待日後補還他的交情罷了。然以余觀之。既屬氣味相投之友。此一餐之費。大可不必各分彼此。不過彼此乃是初見者。斯亦社會中交友之境也。此時因蕭方在座。大眾不過閒談了一番。並未說到切己之事。直到席散之後。黃

玄子梁玄通等。領着張勇王智二人。又給顧鵬殷玄珠。各製了全副被褥。以及旅客必不可少等物。這時抑鬱於懷。刻刻繫念邱氏兄弟。急思援救者。當以鄒雷一人最甚。入暮之後。直到更深人靜。他等都會聚在黃玄子室中。顧鵬首先便問黃玄子。進行之事。可有辦法。黃玄子便向衆說道。俺初進京時。凡欲辦各事。都很順手。因在這重兵屯集的帝王都下。合衆力明攻。却不易取勝。祇好單人行動。以智勝力。故與梁四爺決定。不去借重他人的助力。前月形勢很鬆。咱倆也曾冒險過兩次。無奈裏面地方遼闊。那個腦袋。也不知藏在何處。每次因時間限制。祇好從長計議了。最近又與前月不同啦。什麼王府裏鬧出命案。坤甯宮不見了珊瑚樹。某相府夜捕王府裏的女鑣客。並說那女鑣客。已當場受傷。因此又紛傳那個府裏鬧鬼。那個院裏鬧怪。滿城風雨。真是鬧得鷄

大不安。所以那個地方也非常謹嚴了。往日夜深入靜。月冷風高的時候。尙能夠高飛進去。如今那裏的牆頭屋角之上。都時常有人輪值夜班。使人不能跨進一步。咱倆正望你們趕來。共謀辦法咧。梁玄通接說道。鄒世姪。咱們今天纔遇見的。他等與咱們並無定約。實乃不約而同。然以俺的推想。他等此來。必因京外的謠言很大。他等想也抱單人主義而來的。究竟他們所幹的是什麼事兒。此時咱倆尙不明白。顧二爺你祇好問他罷。鄒雷便將他與邱氏兄弟進京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大眾又合黃梁二人的話兒。默想一會兒。方知那個女鑣客。就是那九頭鳥周秀文。進砍他的凶手。就是鄒雷。他如坤甯宮失去珊瑚樹。乃是被邱大壽盜來的。種種奇聞怪事。前應後合。大眾方明白這些始末根由。顧鵬聽說邱氏兄弟。便急急向鄒雷問道。他倆原來跟着你來了。俺今也是曹州府趕來的。慢說他的母親邱洪氏。聽着他倆奮殺黑毛熊之事。嚇得魄散魂飛。就是他的祖師爺杜橫魯。得着這個消息。也急得抓耳撓腮。手足失措啦。杜翁何若

是而急燥。那非急其武力不足。以勝人。亦非急其愚拙不足。以混世。因乃彼兄弟。此次遠行。乃杜翁所主張。倘有差錯。則無以對其孀母洪氏耳。

殷玄珠接着連聲說道。他倆

闖出這場禍事。今又如何辦法呢。咱們應當急謀援救要緊。黃玄子道。咱們現要震春暫搬到此地來。正想進行這樁事兒。無論如何。第一步總得將他等救出來的。梁玄通道。若不因在此地。咱們還要進行別種重大事兒。當場就不放他跟你去。你們想罷。那幾十個毛毛兵。還夠得上咱們三拳兩腿嗎。顧鵬又向鄒雷笑道。聽說邱氏兄弟的本領也還不差。鄒雷歎了一聲說道。倘若不好。他哥兒倆也不敢力殺二熊了。俺不因愛他的本領出衆。也不會邀他倆同來。原想共謀大事。彼此皆一吐胸中不平之氣。他倆所處的地位。也可因此提高了。

此一句補得極妙。苟不補此一句。則宛似鄒雷之本意。乃是利用邱氏兄弟之武力而助其成功。果然則鄒雷非但不能稱俠。並不得稱其爲人矣。

如今鬧出這樁事來。偏偏將他倆關進去。俺的心中。所以直到此時。也不能夠少安的。他說話之際。險些要流下眼淚來。殷玄珠顧鵬等衆。見他這般形狀。便你言他語。安慰他一番。方岔開接說別話。黃玄子復又接問黃泰的行蹤。顧鵬歎道。他這一次。尙不知可能逃得過咧。大衆聽說。都驚問其故。吾聞此言亦欲驚問其故。恐與吾有同好者。凡閱此書之人。必亦欲驚問其故。蓋因黃泰在本書中。殊有莫大之關係。並與一般閱者感情殊厚者也。顧鵬道。這也是他自己不好。平日總自信身體強壯。什麼些小毛病。都不

放在心上。他也不知年歲是愈過愈老。精力却愈過愈衰。所以鬧了一身暗傷。這一次發動。可就收拾不攏了。初起時似瘧非瘧。忽冷忽熱。老杜與咱們都勸他醫治。他總是搖頭不肯。不料一天一天的加重起來。現今已是寒熱不分。昏迷不醒。咱們來的時節。他的病勢雖然好些。但仍不見病勢減退。這時說不定有他。還是沒有他咧。大眾聽說。都很不高興。殷玄珠又向黃梁二人說道。若不是你倆飛信緊催。咱倆也可以遲兩天趕來。那嗎。黃爺的生死。咱們也可以曉得了。黃玄子接說道。這生死確也有一定的。這次俺自碧雲菴來時。曼師曾也惡病了幾天。什麼後事。都準備妥當。專待送他老人家上山。誰知纔過了五六天。他居然恢復原狀。依舊安全康健。由此想來。老黃這時化險爲夷。也作興吉人天相的。梁玄通道。但情願這般纔好。鄒雷忙問道。不知黃岫雲可趕去嗎。殷玄珠道。鄧元姑方農都趕到了。咱們行時。也曾與他等說定的。倘黃爺的病體全愈。黃岫雲都要偕行趕來。那時杜爺祖孫父子。還得另邀一般人衆偕來咧。大家聽說。都又欣喜。默祝黃泰安全道。如此他等這夥人趕來。那大事更易辦啦。此時無論私

交公義。都願黃爺早些安全吧。他等說話之時，皆喜笑仍如常態。祇鄒雷一人默坐座旁。悶悶不樂。好像精神很疲憊的樣兒。鄒雷此時精神果真疲憊耶。抑其突患疾病耶。然余以為二者皆非。是蓋其心中別有他事耳。大眾皆貪

着談笑。並不覺意。由此各談到三更將近。大眾因顧鵬殷玄珠二人。乃是剛到都門。征衫纔卸。纔覺有些風塵勞頓。便都催他二人早些安寢。大眾也那歸房睡去。接說鄒雷自得邱氏兄弟被捕的消息。雖經黃梁二人一再安慰。一再承認援救他倆出險。但是他方寸之中。總覺不能安逸。當時他遷居之後。便與張勇王智同住一室。各自歸房。那張勇王智二人。本因邱氏兄弟心中已有些焦急。無如有那諸位老前輩在座。他倆又是個本領不高。剛纔上道兒的後進。因此在大庭廣眾之中。不便多嘴岔舌。但是私心誰不是鄒雷那般焦灼。總覺有些侷促不安。迨歸寢時。張王二人便都悄悄問鄒雷道。邱爺兄弟。既然鬧出人命關天的大禍。況又在這座京城之中。決不能輕放他倆。打量他倆的性命。都難得保住。咱們都應急想個援救方法要緊。此出於張王二人之心。不得不作此詢問。苟使彼倆膜不關心。則彼等無異木石。不得趨入諸邱之夥矣。要知此事。等到彼倆講謀辦法。其事已不可救藥。而如顧黃等輩亦太無能矣。鄒雷聽着。心中益加煩燥。但又不能向着他

倆發牢騷。祇耐住性兒笑道。你倆早些睡罷。如他倆的事兒。乃是咱們常幹的事。算不得什麼要緊。再說若幹咱們這等生活。如此類案子。若不鬧出幾樁。胆量也壯不起來。名譽也大不起來。老實說罷。如此等事。皆是咱們應過的階級。應當歷練的事兒。你看古今英雄豪傑。那個不鬧出幾樁殺人放火的大案呀。祇要順乎天理。不違背人情。就是咱們應做之事。殺幾個人。又算得什麼咧。一番談話確有至理。其最要關鍵即在順乎天理不違背人情。二語苟能守此範圍。即是英雄。即是豪傑。即不得稱爲強盜與奸賊。余以爲此正是教誨後輩之良言。不僅張王二人當尊。圭臬也。

若說他倆的生命。你們放心吧。還不都掌在咱們手中。包管三天五日。就可以要他安然無事嗎。天色不早。你倆快些安寢。明晨還有很緊要的事兒。須派你倆去幹咧。張王二人聽說。也就不再接問什麼。解衣就寢。不多一會。都夢入黑甜鄉裏去了。鄒雷見他倆睡沉。急推窗一看。星斗橫天。夜色尙早。便暗自換了夜行衣服。携帶寶刀。飛身上屋。直蹤到最高之處。因他這時旅京。已經多日。那城內城外的道路。他已尋找得清楚。認定方面。便一直奔向宛平縣署。未幾。業已趕到一所衙門。反身向大門的簷下看去。借着星斗微光。祇見門頭上直樹一匾。上書直隸宛平

縣署六字。不禁暗喜道。這正是我尋找的所在。復又轉身在全署之中。繞行一遍。夜色蒼茫。萬籟俱寂。祇見公堂之後。燃着一盞油燈。那光燄形如斗大。既綠且青。昏昏價也。像在那裏打盹。前後左右。却尋找不着一個人影。但聽梆聲旋起旋落。越發聽得他兩臂生寒。

此中確含有一種哲理。若從文面上解釋。那梆聲與彼兩臂有何關係。然耐心咀嚼吾人置身此境。確有此種意味。俗語所謂祇可會意不可言傳。可見小說家得一事通百事通也。

鄒雷此

時反鬧得沒有辦法。復又想到。先將裴世勳全家殺個乾淨。再作計較。

吾閱至此不禁為裴世勳全家捏一把冷汗。果如是也。則冤煞裴氏一番好意矣。

轉又想到裴世勳。乃是一個很清白的好官。或者他等這件案子。未加

重辦。也說不定。俺必定先與邱氏兄弟見面之後。先將他倆救出來。再謀其他辦法。那時咱們三人。殺他全家生命。還不如同宰鷄屠狗的一般麼。

此果是裴世勳良善之報。然亦是鄒雷之細心也。

他想

到此處。轉又作難道。這麼闊大所在。如同汪洋大海似的。俺又從那一方面撈針呢。正躊躇難定之際。忽見公署之側。高聳着一所大廈。石壁壘起。無牕無門。默忖這必是宛平縣的監獄。大概邱氏兄弟。都囚在此地了。默忖了一會兒。便拿定主意。奮身向那大廈奔去。剛纔經過一道圍牆。方跨進那一道木柵。忽聽梆聲雷動。鄒雷聽着。却暗喫一

驚頓疑有人窺破他的行跡。鳴榔召人羣起拿捕他的。風吹草動疑若有人此乃作賊心虛之故他便轉身隱在牆後。再仔細聽去。並無動靜。原來是那更棚裏轉打四更。他這纔明白。却不禁暗自好笑。於是再向前進。祇見兩個更夫。正對着一盞將死的油燈談話。那甲者說道。吳二禿子與胡大炮。這樣下場。也算得是天網恢恢。他倆惡貫滿盈的報應。這也是咱們這個青天大老爺。鐵面無私。倘若別換一個縣太爺。若怕懼他的勢力。那邱氏兄弟。還能夠活嗎。鄒雷猛聽了這番話。頓覺驚喜。急走進身。接聽下去。要知那二更夫。還說些什麼話兒。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蕭方乃一浪走江湖之鑣客耳。被少有所獲。卽行斂手。而不願爲一般富家作狗馬。與社會中一般樹敵。此卽是彼明智之處。雖僅一客店。藉此糊口。而其志趣。殊不可及。吾深願社會民衆。人人如蕭之知足。如蕭之自好。則天下無不平事之矣。

第八十四回 裴世勳仗義釋二囚 顧凌霄飛拳擊三霸

話說鄒雷探入宛平縣監獄。猛見二更夫對坐更棚之內。促膝談心。恰巧正說的是邱氏兄弟。鄒雷猛聽那甲者說道。若論那邱氏兄弟。真是兩個很文雅的小夥子。倫看他倆的外貌。那裏是吳二禿子與胡大泡的對手。怎麼他等那夥人衆。都被這兩個小夥子。打得鷄奔狗散。最後吳二禿子。尙白白的送掉一條性命。這不是神差鬼使嗎。乙者道。這話不是如此說的。俺看邱氏兄弟。雖然文雅。他倆精神。却非常強健。不看別樣。就看他倆的兩條臂膀吧。都如銅澆鐵鑄的一般。如你我這副老骨頭。還經得起一棹二槓。不送回老家麼。甲者說。這些閑話。不必說吧。你看他倆闖了這場大禍。又是在這京城裏面。若另換他人。有多少腦袋砍不了。怎麼咱們縣太爺。這般厚待。非但不要他償命。並且就在西花廳之側。另外新闢了一間空房。雖說定了一年監禁之罪。但是有吃有呷。誰還及他。俺看縣太爺的意思。真有方正的商家。出名擔保。還怕不釋放出去嗎。乙者道。這也是天緣湊合。他倆前世必是一家人。或者縣太爺別有用意。要想給他

兩位小姐。招納姑少爺。也話不定的。不然。怎麼這般厚待。你看他倆如今吃的呷的。誰及得上呀。恐怕你我這一生。尙不曾見過。慢說嚐過。不嚐過啦。甲者搖手道。少說些吧。後房裏說話。牆壁外有人。閉門各掃簷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咱們生來是個敲更的命。祇好敲敲咱們的木梆兒吧。說畢。各人對歎了一聲。接着又將木梆兒對敲了一陣。甲乙二更夫之對談。一席話無異爲鄒雷之敲門磚。省却鄒雷許多精力。雙方湊合。胡若是之巧者。俗諺云。無巧不成書。非若是不足。以使鄒雷得手。且又必須繞出許多閑文矣。鄒雷聽着。暗自欣喜道。裴世勳果然是個好人。俺險些倒冤殺他啦。昔賢所謂慎行。又曰三思而後行。可見粗莽從事。則誤人不淺也。復又想道。

或者他倆言之過分。未必能如他等說法。好在俺必定要去的。若與他倆見面。是非好歹。就可以明白啦。默想了一會兒。見天色尙早。他便認定方向。直往大堂之後。那西花廳走去。超過西花廳。果然另有一間空房。四壁嚴閉。還漏絲毫空隙。鄒雷繞行了一周。方尋得一個窗櫺。形小如斗。乃是鐵絲網成。網上又糊着一層很厚的皮紙。鄒雷戳穿一洞。低頭向房內瞧去。那室中黑如墨漆。絲毫不見什麼。正躊躇之際。忽聽室內一人說道。福哥。若論裴世勳判斷這件案子。真算得是天高地厚了。豈有在京城裏面。打死

人不償命的道理呀。那胡大炮却因翻出舊案也定了一年監禁之罪。似他這般厚待咱們應該感謝的。但他究竟是什麼用意。真使人揣度不出了。又一人道。壽弟這些話暫不必說。倒有一樁事兒。俺很焦心的。想這事傳出。黃梁二位老前輩回店。鄒爺必定大喫一驚。並必疑猜咱倆。已定了死罪。張王二人。急得東奔西竄。自不必說。就是他三人吧。都懷有驚人之技。這一兩日之中。不是奔來將裴太爺的全家殺死。就是同來搶劫監獄。事兒鬧大。尙沒有什麼妨害。倘若將裴世勳一家殺死。或拖累他的前程。豈不姑負他的一番美意嗎。此等說話純是一種良心裁判。苟使尋常盜賊。誰計及此耶。此邱氏兄弟所以與衆不同。而裴世勳之眼力亦畢竟不凡。前說的那人道。福哥。你的意思。咱們應該如何辦法。咧。後說的那人道。壽弟。俺此時並無別意。這一年監禁的日期。很易過去。何況咱們這起居飲食。比較在外不差。不過祇擔個監禁之名。實在比在外邊。更加安逸。咱們也正好趁此。練習一年的武功。若說咱們所謀的事吧。今有黃梁諸位前輩老英雄。八方活動。本領都在咱倆之上。不必專待咱倆。方可成事的。真是他們的大功告成。咱倆豈不是挺着肚皮出去嗎。如今若說偷跑吧。祇憑咱倆

的本領。慢說這間破朽房兒。就是那高監大獄。那能關得住咱倆咧。還不是什麼時候要走。就可以什麼時候走開的。所以咱倆死不走去。實因裴世勳的那番厚意。總算得是咱倆的救命恩人。咱們不能報恩。反再拖累他受罪。都不是咱們應做的事兒。所以俺今最焦心的。一則恐怕黃梁二位老英雄回去。說明這事。使鄒爺等煩心着急。一則恐怕他們急想援救。或傷裴太爺的全家生命。或搶劫監獄。拖累裴太爺的前程。那咱們就是死了。也覺對不住裴太爺的。先說的那人又說道。福哥。倘若鄒爺等前來援救。你可去咧。後說的那人道。壽弟。咱們混世幹事。首先要守俠義。性命都可不管的。咱們若見別人。若似這般忘恩負義。拖累好人。咱們都應該出手。代打不平。何能咱們做這等忘恩負義之事咧。老實說罷。除却裴世勳高陞他去。咱們還可以另打主意。若是不然。咱們不見正式公文釋放。就是鄒爺等前來。咱們也不出去的。當真這一年的光陰。也耐不住嗎。鄒雷潛藏在牕外。本想抽出寶刀。破牕而進。迨聽他兄弟二人。這番說話。反鬧得絲毫沒有辦法。倘若任意進行。非但加重他倆的罪過。且對裴世勳的厚意也。

覺說不過去。於是默想了許久。方從牕外向房內說道。福壽二兄。你等的意思。俺已明白啦。這樁事倒底如何辦理。天色不早。俺也要回去了。接說邱氏兄弟。自定案之後。斐世勳就另闢一間空房。給他倆居住。特派兩人。隨時照拂。日間便將那些鏡鏤。配帶起來。入夜就全行除去。並給他倆特設兩張床鋪。衾枕被褥。一概俱全。日食三餐。乃是三董三素。與通常客飯一般。不是那監獄中的囚食。他兄弟二人。雖被拘祇有一天。目覩那般款待。却非常心感。人非木石。此等款待之厚薄。若從良心上裁判。確有善惡之差異。但裴世勳乃一官吏耳。退一步言之。亦一科甲中之書獃子。與邱氏兄弟之行動判若兩途。若風馬牛不相及者。何獨垂青於彼兄弟。而特加厚待。豈愛其才。歟。抑敬其勇。歟。如二更夫所云。夙緣或欲納邱氏兄弟爲婿。固屬無稽之談。知者不應信者。有此舉。但裴氏如此厚待。必有原故。決非一無所求而若是也。或謂作者故意隱諱。不急寫明。此亦是一種理由也。故而入夜之後。他兄弟二人。不能成寐。便對談心事。誰知他倆無心

談話。不料已被牕外人。聽得一字不漏。直待鄒雷說話。他倆方知牕外有人。初聽時。却很覺一驚。後聽是鄒雷的聲音。却不禁驚喜交集。邱大福忙接聲說道。鄒爺。是你嗎。咱倆也料定你必來的。方纔咱倆所說的話兒。你既然聽着。咱們也不必多說。現在官事打出交情來了。此又是一種新名詞。爲他種說部中所罕見者。要知此正是公理。正是是非而非此不足顯其俠義也。不見正式明文。咱倆都不願

出去的就是諸位爺們。將咱倆搶劫出去。咱倆也是要奔回來投案的。那不是更加咱倆的罪惡嗎。天色不早。鄒爺你還是回去。幹你等正經事吧。鄒雷鼓着滿腔熱氣奔來。如今被這一盞冷水澆下來。頓覺澆得周身冰冷。轉代他倆設想。確實也有難去的苦衷。便將顧鵬殷玄珠等。自曹州趕來。黃泰大病。吉凶難卜。以及杜橫魯全家。與他母親。記念等事。並他等遷居寶昌棧。那店主蕭方。如何尚義。如何好友。種種新聞。略說了一

番。邱氏兄弟聽着。也互相對着感歎了一番。那時天色不早。鄒雷方告辭回去。鄒雷剛轉身欲行。頓覺眼前一條黑影。瞥眼不見。

咄咄怪事。彼黑影又從何處而來。耶是利於邱氏兄弟。抑害於邱氏兄弟。耶或對裴世勳有何利害關係。耶然鄒

雷既然見之。必有其人。決非鬼影。幢幢也。然又將別生枝節矣。

鄒雷驟然看着。却很覺一驚。轉眼又四望不見。他又因天色

將明。祇好趕着回去。直待歸店。進了自己的臥室。再看張王二人。都仍深在夢中。沉酣未醒。不禁引起他的睡魔。當時打了幾個呵欠。便解衣歸寢。這一覺睡去。却睡到紅日方中。纔翻身醒覺。睜眼一看。祇見梁玄通站在他的床前。嘻嘻價笑道。震春。你昨夜辛苦得很呀。鄒雷猛聽這句話。很覺驚異。復又默忖。昨夜所見的黑影。難道就是他嗎。

想得

不錯或
者見他

便翻身坐起笑道。老世叔你何以曉得的。梁玄通祇笑着不作聲。鄒雷見此形

狀業已明白。便接着笑道。那黑影兒就是你老人家嗎。梁玄通笑道。不錯。俺昨夜因放

心不下。也曾步你的後塵。但是昨夜的黑影兒。却不祇你我兩個咧。咄咄怪事豈又有第三
第四者乎至於其他之

黑影是同道中人歟抑反道中人歟
蓋不僅鄒雷吾等亦欲急明真相 鄒雷驚問道。豈顧爺黃爺等都同去嗎。梁玄通搖頭笑道。

這些兒小事。又何必這般動衆呀。他倆正談之際。顧鵬黃玄子。殷玄珠。張勇王智等衆。

都一同進房。黃玄子一見他倆正談此事。他劈頭就說道。震春。你真好險呀。突然橫加此
語益增閱者

驚異但藉此滅却許多閒
文此亦作者滅文之一法 鄒雷聽說。益加驚異。急問其故。梁玄通道。你進宛平縣署之時。俺

已早到。便將鄒雷如何進署。如何探監。如何竊聽更夫談話。如何去尋找邱氏兄弟。真

說得一字不差。復又說道。當大衆談話的時候。你那般情形。俺與顧黃兩位師伯都認

定你今夜必去的。顧黃兩位師伯都要前去。後經俺很命攔着。方由俺一人前往。雖係

探望邱氏兄弟。實乃暗助你的。直待你去以後。俺在那宛平縣大堂之側。又瞧着一個

黑影兒。俺一時很覺詫異。那時你正竊聽更夫等說話。俺已認定他。必是反道中人。不

是謀害裴世勳。就是謀害邱氏兄弟。爲吳二禿子復仇的。轉眼見他。直奔縣署後房走。去。俺便緊隨在身後。見他奔進後堂。走進一間上房簷下。那時俺也趕到。同向那後房裏。瞧着。見一年約五旬的宦者。五官端正。必是裴世勳了。他正與一位婦人。想必是他掌印的太太。他倆正談邱氏兄弟的事兒。那宦者極誇獎邱氏兄弟。少年英俊。並想設法釋放他倆出來。又想收留他倆。在他的左右辦事。

原來如此是無異展熊飛而遇包孝肅矣。惺惺惜惺惺。此却有同氣之感也。

俺

聽這番說話。却很感裴世勳的厚意。並欽佩他斷事清明。不料當這時際。那黑影已抽刀躍起。直奔進室。此時裴世勳夫婦。都嚇得要喊叫出聲。俺一時看下去。急折身追進。一見那人。乃是個壯年黑漢。他開口便稱說與邱氏兄弟報仇。俺早已窺破他的偽詐。便向前飛起一腿。已將他手的扑刀踢落。他纔轉身向俺抵抗。已被俺一手扭住他的衣領。捺倒塵埃。順手又掃了他幾記耳光道。你少來此地陷害良民。謀殺官長。你必是吳二禿子的一夥歹人。有意前來報仇洩恨。好好說出真話。尙可減輕你的罪犯。少有一字說差。立時就要你的狗命。俺說話之際。早已將刀抽出。架在他的頸項之上。那

人見勢不妙。方伏地哀號。自稱爲白順生。外號人稱四眼狼。因與吳二禿子乃是結拜兄弟。現見他盟兄。因爭一美女。被人打死。縣太爺又這般判斷。他同夥之中。另有三霸。一名張三雄。人稱鐵臂霸王。一名韓大海。人稱粉臉霸王。一名江福彪。人稱神拳霸王。他三人乃是同盟兄弟。都與吳二禿子。有生死的交情。他等在京城內外。乃是著名痞棍。市人都總稱他等爲京都三霸。無論什麼南來北往的英雄豪傑。若在京城內外。少露頭角。必先向這三霸請安。否則必使你大栽筋斗。此次白順生前往行刺。並反口陷害邱氏兄弟。就是那三霸所定的計策。他並說還要另派能人。謀殺邱氏兄弟。以及探訪邱等同夥。與那天代打不平拳的兩個老者。咧。梁玄通說到這裏。顧鵬笑道。如此你與玄子。都要謹慎些兒。鄒雷又接問道。老世叔。後來又如何呀。梁玄通道。當時俺就要將他殺了。無奈裴世勳不肯。說他受人之愚。應從寬發落。便很很的申斥他一番。並不驚動他人。便將那白順生放去。俺雖很不以此舉爲然。但却欽佩裴世勳寬宏大量。迨白順生去後。俺又感謝裴世勳判斷之明。與款待邱氏兄弟的厚意。他復問俺姓名。俺

見他雖屬官吏。却是個丈夫。便告知他真實姓名。祇說進京訪友尋親。別的事兒。就不便再說了。裴世勳果然真是大丈夫。即與其說明諒亦無碍。或者有所補助也。那時俺曾請教。對於釋放邱氏兄弟的辦法。他却

很爽快的。並不少加疑難。就向俺說道。本州也極愛他倆的爲人。並極贊美這樁事兒。

他應該辦的。無奈俺大小總是一員地方官長。公堂之上。未便十分袒護。但是如有正當商人。託名與他有親族的關係。前來保釋。俺立時就可以開放的。俺得着這番說話。

即與他告辭。仍舊飛簷上屋而走。剛纔走到西花廳。又見有兩個黑影兒。在那廳前廳

後窺探。俺轉臉兒趕上。他倆都沒命奔去。方知是他等黨羽。果然如此。邱氏兄弟固屬危險矣。而鄒雷亦如顧鵬所云真危險也。

後見天色不早。那兩黑影。既已出開。俺也不再追趕。復聽那廳下有人說話。俺再仔細

一聽。原來是你與邱氏兄弟談話。因此俺也不再過問。先回來了。鄒雷聽說。這纔明白。

互相稱贊了裴世勳一番。此時午餐業已上桌。大眾草草用罷。顧鵬方說道。如梁四爺

這番報告。邱氏兄弟。固應急救出來。現今既有那三霸作惡。裴世勳所處的地位。確也

很危險的。似這等好人。咱們都亟應保護他要緊。大眾同聲一諾。都稱贊此說。大眾又

仔細討論了一番。方決定將這事。先向蕭方說明。要求他出名。請保邱氏兄弟。復由大衆人等。全力對付那三霸。一方面密探他三人蹤跡。消除隱患。一方面彼此暗自保護。裴世勳的全家危險。酬報他厚待邱氏兄弟的德惠。計議既定。遂由黃玄子將這番情節。先向蕭方說明。並要求他出名請保。誰知蕭方自翹設這寶昌棧後。常受吳二禿子。那夥痞棍的閒氣。平日恨之入骨。祇因他經商糊口。事事求安。故無論大小事兒。皆吞聲忍氣。今聽黃玄子這番要求。他益加欣喜。待黃玄子剛纔說完。他便連聲應允。當日便由顧鵬。打了一篇草稿。謄寫清白。次日清晨。送進宛平縣署。纔滿三日。果然批准。由蕭方當堂領回。無非向着邱氏兄弟。訓斥了一番。說什麼少不更事。責成蕭方領回。嚴加管束。那一篇刻板文章。當晚裴世勳就密派心腹家丁高福。將邱氏兄弟。請進衙署。暢談了一夜。並留他在衙門裏。盤桓了五六天。顧黃等衆。因感裴世勳的那番好意。並認他確是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也就慫恿邱氏兄弟。與他聯絡。由此雙方交際。也就愈走愈親密啦。再說白順生自那日失敗遁去。便將他經過諸事。一一向那三霸說明。

那三霸聽了這番報告。越加氣得野火飛騰。次夜就要再去行刺。後經白順生很命阻攔。他說裴世勳既受這次驚駭。必定戒防。咱們各接着前去。豈不是如蛾撲火嗎。天長地久。咱們總要緊記在心頭。還怕沒有報仇的機會嗎。三霸聽說。都很覺有理。便將這事暫擱起來。未久又聽邱氏兄弟已被蕭方保釋出獄。三霸越加惱悶。當時三霸等衆同開了一番會議。都說裴世勳他大小總算是個官兒。或者不便與他急急的爲難。蕭方是個什麼東西。他也敢與咱們作對嗎。這也是他死期已到了。咱們若不能將他打倒。也不必在這北京城裏混世了。大衆開會的時節。都憤懣填膺。磨拳擦掌的好像立刻要將蕭方抓來。碎屍萬段。纔消得心頭之恨。咧。會議既定。便一聲呵喝。當時召集了五六十人。什麼大哥。二弟。三老小。龍蛇龜鱉。夥作一團。因爲道路之上。不便成羣結隊。直走過去。於是三人五人分頭而行。不消一小時之久。全行趕到姜氏牌坊。那張三雄忽然向衆下了道緊急動員令。大吼了一聲。羣衆都聚會一團。那些短刀利刃。鐵尺木棍等等凶器。都順携在手中。再吼了一聲。大衆已將寶昌棧的大門圍住。此時那全棧

的交通都因此斷絕。張三雄率領韓大海江福彪等三霸當前。左右那些羽翼爪牙。追隨在後。張三雄等跨進大門。就嚷着罵着。要蕭方出面說話。欲知蕭方是否出面。這場糾纏。又如何解決。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張三雄等對於裴世勳。以爲大小是個官兒。不敢輕視。對於蕭方。則鄙視其死期已到。一似蕭方保釋邱氏兄弟。無異與若等爲難。既與若等爲難矣。又無異螳臂當車。自投羅網。祇要若等興問罪之師。蕭方卽得人亡家破。又似可操必勝之權者。彼蕭方之本領如何。若等是否蕭之對手。姑且勿論。他如顧黃等衆。隱於蕭後。豈不足與若等一戰耶。此雖至愚者。亦可知也。要知蕭方亦非蠢物。脫爲顧黃等爲其後援。彼又安敢出頭。與若等樹敵哉。彼三霸不鑒及此。實是取其辱矣。輕敵必敗。此之謂也。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京市三霸報仇招辱

立門諸俠掃惡除奸

話說張三雄等三霸率領一般羽翼爪牙。五六十人如狼如虎。直向寶昌棧奔進。那三霸都異口同聲。羣呼蕭方好小子。你是好的走出來。他三人口中喊着罵着。又走進寶昌棧大門。當時左右鄰舍湊熱鬧。也都跟在後面打囉呵。那些平常住客。也不知蕭老闆闖出什麼彌天大禍。一個個躲在自家住房裏。誰也不敢伸頭。祇緊閉房門。從門縫裏偷眼瞧看。還有那些堂倌店夥。也都嚇得紛紛逃避。尋找不着一個人影兒。古語云有利之事羣害市井小人大多若此又豈僅若等堂倌店夥已哉蕭方正在顧鵬房中。合着大眾閒談。猛聽客堂那一片喧嚷。並喊着他的名兒。叫罵蕭方聽着。頓時鬧得頭昏。莫知其故。倒是殷立珠從旁說道。這必是那京市三霸前來報仇。大家都要注意些。這句話兒。却將蕭方提醒。急起身點頭道。不錯。這必定是他等來了。他說時便迎出房門。剛抬頭看去。恰巧與張三雄碰個對面。蕭方畢竟是老走江湖的。近年又抱着和氣生財的主義。仍私毫不動聲色。猶勉強笑着說道。三爺。咱們倒好久不見啦。張三雄不待他接說下去。便將兩

眼一瞪道。蕭方。你莫要妝狀。妝傻了。自家的小名兒。自家明白。你有什麼能僚。儘管當面拿出來。何必背着人放冷箭。朋友。今天你的招子要漂亮些。

招子二字乃江湖之切口也。其義卽是眼光放亮些之解。

釋然則此時招子所謂要漂亮些者。張三雄則指蕭方而云。但以余觀之。恐仍是張三雄等乘招子不漂亮也。是好漢。咱們走出去溜一蹣。免得你三老子

麻煩罷。老實說。你的骨頭有多重。三老子今天要秤一秤咧。蕭方仍不動氣。淡笑着說

道。三爺。大家都是自家人。有什麼難過之處。儘可說明。何必再要這一套。同在一个窩

兒裏混世。誰不曉得誰嗎。

皮裏陽秋此一語之中。已足使張三雄自愧矣。

何必自家人做戲。給外人望咧。張三雄道。

你既知如此。就不應該保領那邱氏兄弟出來。裴世勳那個狗官。他判案不公。咱們自有方法。要他的狗命。你這篇賬。又怎麼算咧。……復又說道。蕭方。你果真是個朋友。好

好將那邱家兩個崽。兔子。全送出來。萬事皆休。不然你就是安心與咱們作對。生的死的。咱們就一場結罷。蕭方道。三爺。這話兒不是如此說的。那邱氏兄弟。本是俺的至戚。這也是義不容辭的。裴太爺判斷。公與不公。邱氏兄弟與你們。有何仇恨。俺都不曉得。常言說得好聽。冤債宜解不宜結。真有什麼難過。將來咱們都可以跳花臉的。光棍要

臉祇三分。誰不是遊五湖。逛四海的朋友。山上不見水裏見。何必這般認真呀。張三雄道。你真喫的燈草灰。放些輕巧屁。正要接說下去。江福彪便搶前說道。三爺。這般瘟豬似的。與他說什麼呀。拉出去扯了的得啦。

此言亦北地江湖暴客之術語。關東馬賊多引用之。馬賊綁票不獲其財。殺之即曰扯票。故扯即殺也。

說

話之際。江福彪卽向蕭方扑來。這時蕭方已有準備。急閃身退後一步。頓時沉下臉色。道。你們真動手罷。這時打呀……打呀……聲如雷動。接着顧鵬。黃立子。梁立通。殷立珠。鄒雷。邱大福。邱大壽。張勇。王智。一夥人衆。聽得打聲紛起。都走出房門。那蕭方當退後時節。江福彪已使了個餓鷹扑兔。直扑上前。恰巧被蕭方捉住他的手腕。掉臉一看。顧鵬等全體出房。他的胆量頓覺一壯。便大聲說道。要打。偷跑一個。都不是好漢。復又大喊店夥道。你們把大門槓起來。不許偷跑一個。可憐那些店夥。誰也不敢出頭。還是梁立通密派張勇。王智二人。繞過前堂。他倆同負把門之責。再看那神拳霸王江福彪。略一轉手。果然掙脫。便與蕭方交起手來。張三雄。韓大海二人。又接擁上前。圍打蕭方。邱氏兄弟也忍耐不住。一同上前道。什麼野賊。也敢來此地送死嗎。邱大福便直扑張

三雄。邱大壽直扑韓大海。張韓二人同見邱氏兄弟。乃是兩箇十五六歲。那裏放在心上。同聲冷笑道。小乖乖。還是回去喫奶吧。何必前來送死呀。邱氏兄弟也不答話。掄拳直向他倆打來。他三人方交手時。未及分別勝負。那白順生已領衆夥。蜂擁上前。鬧他一個混戰。黃玄子等見來人太多。恐他三人抵擋不住。再看那夥人衆。都各携利器。方與顧鵬等說道。這場野火。既鬧出來。打量平息不了。不如助着蕭方。早些兒解決。尙乾淨些。所謂奮鬥之事。最好不見既構成矣。應早解決。持快刀斬亂絲。較爽利也。顧鵬等都很覺爲然。遂由黃玄子梁玄通殷玄珠三人。出手接戰三霸。鄒雷便敵住白順生。轉調出蕭方與邱氏兄弟。對付那夥爪牙。顧鵬卽隱匿在後。見勢助力。誰知三霸皆年富力强。藝術雖不及玄門三俠。無奈黃玄子等。年歲漸老。臂力較差。雙方交手多時。僅能扯一個平手。至於蕭方與邱氏兄弟的技能。固然高出一般爪牙之上。無奈對方人衆。那飛拳之間。又因戰場不廣的限制。很難應付。故而欲求急勝。也很不容易。其間祇有鄒雷。連將白順生打跌了幾個筋斗。轉身欲逃。但是鄒雷所有的餘力。還要幫助蕭方等對付羣衆。因此這場惡戰。已扯了個春色。

平分。難判勝敗了。顧鵬一見這般形狀。若再不出手。那就不知打到何時。方能散場。默付了一會。再看江福彪的拳勢。直逼過來。殷玄珠應付。已覺有些兒喫力。神拳霸王畢竟較其他二霸厲害。可見痞棍之中。亦有能手。不盡如吳二禿子。胡大炮等有名無實。也要知京市之間。唯帝王所居之處。正因此亦人才薈萃之地。人類亦由是極其複雜。塵市之中。卽如痞棍等類。中亦不乏奇才異能者。既可稱霸。必有可稱霸之技。張三雄等亦不可輕視也。顧鵬瞥眼。瞧着。卽使一仰天。摘斗式。飛起一拳。直向江福彪腦門打去。

江福彪一時不防。正中頭額。頓覺兩眼昏花。向後倒退了兩步。殷玄珠乘勢搶進。接着飛起一腿。江福彪閃避不及。恰好踢中小腹。江福彪上下受此暗傷。撐支不住。便栽倒在地。殷玄珠擁上前去。將他擒住。顧鵬見已擒得一霸。復轉身使一連環拳。反手在張三雄額上。掃了一掌。張三雄劈空受此一掌。頓覺眼花。纔一凝神。不覺他本身的拳法已亂。也被黃玄子。捺倒塵埃。韓大海見張江二霸。都已就擒。正想飛步上屋。搶先逃走。不料他纔縱步。恰巧被顧鵬攔住去路。迎面給他個金童拜佛。飛贈他一掌。擊中前胸。韓大海倒跌轉來。梁玄通已追縱逼近。不驚不忙。已將他兩臂捉住。那韓大海掙扎不脫。已如就縛之鷄。顧鵬見三霸。皆已打倒。他又縮手。從旁大喊。道。諸位千萬不可傷人。

那三霸均已捉住了。蕭方等猛聽這一說話。各如飲了蓋興奮劑一般。猛覺精神大振。那敵方如白順生以次。一夥羽翼爪牙。忽受這一番打擊。好像當頭直灌一壺冰水。誰也無心戀戰。急想飛逃。誰知大門已被張王二人。把守得如鐵桶般嚴緊。螻蟻也不得越雷池一步。於是各自驚慌失措。並他等四肢手脚。都不知置放在何處。方好猛聽顧鵬那一句說話。無異那大和尚。在磬口臺上。高念一心臺經似的。把那些野鬼孤魂。都嚇得分頭走避。怎受得起蕭方等精神大振。當然打得他們就地扒滾。不住價哀號饒命。用兵貴智作戰尙氣當他等蜂擁而來勢不可當宛如泰山蓋頂或如野馬冲鋒今則何如耶苟使若等本身自觀其前後狀況亦必自笑判若兩人無他此卽一服勇氣之作用者也這時那些旅客。也紛紛開門出房觀看熱鬧。還有那些堂倌店夥。却露臉現形。擔拳擦掌的躍躍欲試。此等現狀亦是一股勇氣之作用也蕭方那時已打得兩眼冒火。不管他事。却被顧鵬的一雙冷眼。從旁看着。又發動他許多感歎。便在一旁喊道。此時不可傷人。也不可使他等一人漏網。諸位須努力活捉。這是最要緊的。又指揮堂倌店夥道。你等還不出手幫助。準備繩索嗎。這一聲號令傳下。非但那些店夥堂倌。都爭先恐後各獻神通。其他還有那夥住客。你

也送出一根行李繩兒。他也送出一根衣囊索子。甚至還有好鬧熱的人們夾在那人夥之中。大打冷拳。恰巧張勇王智二人做了守門的神荼鬱壘。他倆武藝雖非高手。但是把守大門。確較金大力還要厲害。虻蜡廟捉拿費德功一劇亦舊式武劇中八大拿之一也戲中拿費之時褚彪提兵調將會派金大力把守後門金曰後門交給俺包他屁也放不出一個。來表示其厲害故也真是一個小虫兒。也不給他飛越過去。一方面的盛氣直冲牛斗。一

方面的衰象。形如散砂。故而不多一會兒。自白順王以次的羽翼爪牙。一個個都俛首就縛。料理停當。就在那所院落之中。一點名問姓。盤詰了一番。除却那三霸與白順生四人。乃是夥中的重要首領。此外共計五十七人。因其中尚有三人。係與兩個店夥。本有舊交。故而那兩店夥。將他三人。暫藏在柴房裏面。方能脫網。雖有張勇王智之猛勇嚴厲而守門玄門諸俠與夫其他人衆之奮鬥。關門捉賊。總算獲得圓滿勝利。然最後收場。仍有三人。人漏網免脫可見人世間事弊竇叢生欲求一掃精光乃極大難事也其餘被擒的人衆之中。江福彪的前腦。已受暗傷。韓大海與白順生二人。受傷最重。惟皆隱藏在內部。不曾發現出來。江傷在右臂。白傷在兩脇。當時都咯了幾口鮮血。爪牙之中。各受飛拳所打。鬧得頭青臉腫的很多。却沒有一人。當場打死。或斷脰折脛。以及利刃戳傷等處。這皆是顧鵬最

後喊叫的力量不然。那飛拳之下。尙不知要打死多少人咧。如張三雄等之惡。若能在當場一打。打死始可稱快。且爲社會除却許多惡魔。此乃正當辦法。胡顧鵬注意不可。傷人而祇能活捉。要知苟使傷折數人。則蕭方不了矣。顧等因保全蕭方。故不便齊下辣手。不然彼一般烏合之衆。又豈能抵擋玄門諸俠而不傷且死哉。由此又可見法律之下。乃是一種曲線。趨徑是非黑。白極易紊亂。即因此也。這時天色已過午刻。顧鵬便邀同大衆集議處分的辦法。大衆都

說這樁事兒。不經官斷。是鬧不清白的了。難得他等擁來六十餘人。總算得是糾衆行兇。况各人都暗携凶器爲證。他等無論如何。也推托不了的。好在咱們未曾傷害他一人。就說全店旅客。見他等糾衆擁來。借着報仇。順便行劫。故而大動公憤。羣起抵擋。方將他等打倒的。蕭方點頭道。諸位也確實是住店的旅客。此乃有目共見。黃玄子道。不但如此。其外那些客人。也曾出手助力。再說那些細人的繩索。都是諸客衣篋行囊的繩索。更可證明了。梁玄通道。這都沒有關係。臨時他等不願上堂作證。咱們也可以客人的資格。上堂作證的。張勇王智同說道。好在裴世勳也肯給咱們帮忙。殷玄珠道。真賊實證。這倒無須他帮忙。自有公理。可以佔勝。邱氏兄弟問道。咱們可否再去咧。顧鵬道。當然一同前去。咱們全都要去。共做證人。但是你倆不能說是旅客。須說是蕭爺的

表姪，寄宿在寶昌棧裏。方與前次蕭爺請保的案子相合咧，並可證實那三霸確爲吳二禿子胡大炮等報仇。借尋蕭方保釋邱氏兄弟的岔子，特地糾衆搶劫的。大衆也極稱贊此說。鄒雷便攔止說道：天色不早，咱們都散開，好讓顧世伯備辦稟文。早些兒完結這事吧。於是大衆都到鄒雷住房裏閒談。顧鵬當即伏案起草。其他那些通常住客，因關心這樁禍事的辦法，並想探問這事的始末根源，都紛紛來到鄒雷的住房裏，詢長問短。蕭方一一說明原尾。那些客人聽着，也有人發怒的，也有人歎氣的，也有人罵詈忿厲的，都代蕭方不平，並慫恿蕭方趕緊去報告官府。大衆異口同聲，皆願出頭做證的。俗諺云：道路不平，行人代割。社會雖然萬惡，人心雖然詭詐，而是非曲直仍有一定之判斷，公理所在，自有人鳴不平也。大衆正在你談他講之際，顧鵬的稟文業已辦好，向衆念了一遍，都無異詞。復由顧鵬又將謁見裴世勳時，各人應說諸話，分別囑咐了一番。然後就將各人應任的事務，當衆分派明白。此時蕭方當然是這案中原告。餘如顧鵬、黃玄子、梁玄通三人，皆站在旅客地位，隨同上堂作證。殷玄珠因是個女人，未便加入。邱氏兄弟皆認爲蕭方的表姪，準備當堂說明這肇禍的原因。餘

如鄒雷王智張勇等。隨同殷玄珠。留在飯店中。看守那些就擒人衆。並防他等餘黨。再來劫人。分派既定。那日乃是四月初六日。適值堂期。清代縣官審判地方民刑各案。與承受各項訴訟詞狀。概以三六九爲期。當堂辦理。平日雖亦接受各項詞狀。但不當堂。須由傳達處轉呈。而審判處理不及在堂期中之迅速也。這也是天緣湊巧。減少了許多周折。便由蕭方當前。

一直飛向宛平縣衙門奔去。迨到那縣署門前。恰巧裴世勳正傳伺候。准備升堂。收發處。正要呈獻各案的點名單。那充任稿案的大爺高貴。本與蕭方的交誼很厚。這日蕭方趕去。便向高貴半商半請。纔將他的名兒。加入名單。又將他那稟文。也夾在各件公文之中。並同呈獻。不多一會兒。祇聽一聲呵堂。裴世勳已衣冠升堂。連審了兩案之後。那裴世勳拈起硃筆。正向名單上點去。瞥眼點着蕭方。他心裏頓覺一動。此時左右已高叫蕭方上堂。蕭方急應聲而進。跪在案側。裴世勳向蕭方瞧了兩眼。便將他的稟文。揭開細看。約略看了幾行。他沉着臉色道。本縣也量定必有此事啦。復將稟文放在一旁。卽向蕭方問了個大概。然後又將顧鵬等三個證人。以及邱氏兄弟。傳到案前。各問了幾句。接向蕭方說道。你等也不必多說。那京市三霸的大名。本縣也早就耳聞的啦。

你等就不來告發。本縣也久想懲辦他等。今既然被你等拿住。這倒是給地方除害。你等暫且退下。俺自有辦法。蕭方等便應了兩聲。是偕退下堂。裴世勳當堂就標了一支火籤。立派二十名快班差役。並加派二十名護堂衛士。都是武裝各帶利器。飛往提拿。復命左右。特備四架站桶。十面頭號大架。限定一日造成。次日清晨。都排列衙門左右。一切分付已畢。接將餘案略審了一番。便草草退堂。復想此事案情重大。又在這一國首都之中。默忖倘加重辦。又怕有妨大體。躊躇了許久。沒有主意。那時順天府尹徐朗。與刑部尙書虞崑。雖是他的頂頭上司。確是會榜同年。彼此年誼的情感。十分濃厚。故平日除定例的禮節。各分尊卑。此外皆可隨意來往的。裴世勳想到這裏。當即便衣晉謁徐朗。並將林棟臣蕭方前後的稟文。携帶而去。臨行之時。曾命東西兩席代辦。清代縣署制度知縣以次則有刑民錢穀二師爺為之佐治。刑為東席。錢為西席。刑司訴訟。錢司賦稅。操權極大。縣令乃一傀儡也。倘那三霸等提來。全押外監。聽候辦理。他吩咐之後。卽往順天府尹衙門。可巧虞崑這日不當值班。消閒無事。正在徐朗的衙署裏對奕敲枰。裴世勳進了籤押房。見虞崑在座。益加欣喜。入座既定。當將他請示之。

事詳細稟明。並將前後稟文呈覽。誰知徐朗虞崑都極恨三霸。那徐朗有個表姪。名叫趙柏庭。曾在那韓家潭八大衛衛之中。大受張三雄的侮辱。白捱一頓暴拳。險些傷害性命。徐朗因這椿事兒。終非正路。祇好痛責他表姪一番。但是隱恨在心。總想另尋一椿事兒。除這三害。此正是徐朗爲其表姪報仇洩忿之機。然亦三霸之大難臨頭矣。天理循環。誠不差誤。雖然以徐朗之地位。而對三霸。本可不必亟謀報仇。但爲地方除害。亦一正當之舉也。今得裴世勳這番報告。極力主張重辦。後經虞崑等再四細商。都因首都。有妨大體。最後定以土棍懲辦。將平日控告他等稟狀。搜積起來。若案情重大。就辦他爲首幾人。永遠監禁。果有奸淫擄掠。殺人放火等行爲。祇要原告有人。審得他等親供。就地正法。也可以辦的。虞崑又說道。雖然他等其情可惡。總算是愚蠢之氓。我輩讀書人。應想上帝有好生之德。真辦他等永遠監禁。已算得是除地方之害。他等一生。已是完結。何必再要他等性命咧。徐朗也贊同此說。便促裴世勳回署道。年兄趕緊回去查案罷。真有什麼掣肘之處。咱們自應代你擔待的。裴世勳聽說暗自欣喜。叩辭回署。那京市三霸人衆。已全數提到。鎖押在外監。裴世勳卽與東西二席。商量查案的辦法。並將虞徐二人之

意。詳說了一遍。於是他主賓三人。急查舊案。足忙了一夜之久。方搜齊他等被控之案。曾在前任之時。已有一百十九件之多。他本任之中。也查搜出五起。但是祇有詐欺淫騙恃強凌弱等事。並無殺人放火行爲。裴世勳一看。默忖道。這土棍之罪。業已構成了。最後又翻出一案。便大喫一驚。欲知這案情究竟如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以三霸之勢與力。而與蕭方爲難。當然蕭方非其敵手。此不僅若等自量如此。卽旁觀者。亦皆爲蕭方捏一把冷汗也。乃不知竟出於意料之外。彼三霸竟栽在蕭方手中。此雖蕭方身後有人。然亦三霸自恃太滿之弊也。滿招損一語。信曰不誣。

俠魂又曰。三霸爲土豪之尤者。若遇貪官污吏。其不通同一氣。互相利用者。幾希。幸有正直縣令如裴世勳。地方上始得剷除之。否則蕭方殆矣哉。

江
湖
廿
四
俠

第
八
十
五
回

六
六

第八十六回 諸俠客密走宛平縣 女劍仙大鬧乾清宮

話說裴世勳偕同東西兩席。搜查往日控告那京市三霸的案件。一夜之間。已檢出一百餘件。然皆是詐欺淫騙等案。祇能構成流氓土棍之罪。並無殺人放火情事。他三人搜查既久。裴世勳又查得一案。乃是張三雄等三霸。強奸一個孀婦。二個年未及笄的幼女。刀傷七人。當場死了一老二少。吳二禿子胡大炮白順生等。都在夥中。那被傷的七人之中。接着已死去六人。祇有一人倖免。况又是京城附境的所在。有多少腦袋殺不了咧。裴世勳看到此案。着實的很用了一番心。清代縣令即古時之令尹。又稱其曰百里侯。囊時至高者年俸可享二千石。至三千石之鉅本。

掌有生殺之權。平日恃其威勢而冤枉殺傷人命者。無異宰鷄屠狗。苟對此項案件。孰能用心研究哉。裴世勳能若是。故仍是好官。最後他翻着仔細看去。原來這件案子。已久隔多年。並無人出頭伸冤叫苦。復又想到他年兄虞崑的一番說話。便長歎了一聲。隨將那一件稟狀。扔在一旁。此時天色已將近五鼓。裴等都各安寢。次日清晨。裴世勳盥沐既畢。首先吩咐全衙差役伺候。傳齊蕭方人等。先審了一會兒。接着就提到張三雄等一班人犯。這時各犯應定的罪名。裴世勳已是成竹在胸。並不須再加考慮。

這番審問。不過是照例的文章。當堂便向張三雄等約略詢問了幾句。便將張三雄。韓大海。江福彪。白順生等四名要犯。各抽了一千皮鞭。先上站桶。示衆三天。再上大獄。永遠監禁。其次又選了十名要犯。各抽五百下皮鞭。再釘上頭號大架一面。同等示衆三天。再監禁三年。其次一般三等爪牙。各笞二百小板子。全數寄押三箇月後。交保釋放。一切分別判定。方纔退堂。蕭方等也紛紛回去。這一場大案落定。頓時就傳遍京城。那

內城外城的男女人等。莫不扶老携幼。飛奔來看熱鬧。

或謂此說非是。京城爲清代帝王之都。其間居住之人民。見聞必廣。非荒僻之

區。人民所可比。喻豈如釘枷站桶等示衆之案。而未見過耶。吾亦覺此說極是。要知京城雖大。正因是帝王之都。如此類刑法。殊不多見。今此等五六十人犯罪之案。四人站桶。十人戴枷。爲罕見之案。固非大盜巨匪。然於流氓痞棍中求之。洵大獄也。宜乎一般人觀之。如塘矣。也有指三罵四的。也有冷嘲熱笑的。也有平日忍受他等欺辱。因

畏懼那三霸威勢。不敢多說一言半語。今見他等這般形狀。都奔來指着痛罵。發洩他等胸中不平之氣。如此那宛平縣大門左右。示衆的諸囚四圍。每天早來暮往。都有許多人圍着湊鬧熱。直至三天之後。諸要狀如釘鑲下監。行人方纔安靜。此案判定。非但虞崑。徐朗。趙柏庭等。以及蕭方。周廣榮。夏小燕。邱氏兄弟。玄門諸俠等。稱爲快事。就是

一般人民也。那稱贊裴世勳，有胆有識，真是箇赤心救世的好官。

藉此可見人民對於官吏並非一體仇視，苟如裴世

勳者愛戴推崇，猶患不遑，何得仇視哉？彼所仇視者爲一般貪官污吏耳。故若民衆革命實非民衆自創之也。乃若等激成也。

此說既播，如那坤甯宮成親王府種

種盜賊等案，都推在那三霸等身上。

可見人不可以作惡，如以上諸案皆無一事與若等有關係。今竟歸咎若輩，苟若等皆潔身自好，又何致惹及此等是非哉？故若等蒙

此不白之冤，非他人有意冤彼等也。實是肇耳。

玄門諸俠與邱氏兄弟，都洗淨清白之身，反置身事外了。尤足稱怪

的一事。裴世勳自將此案判決而後，他也深信蕭方那夥人衆很有能者，卽如邱氏兄弟。裴世勳見他倆那般身手，已認爲少年中的奇士。他如梁玄通那夜活擒白順生，以及顧鵬、黃玄子等，當堂代表旅客證明那三霸逞兇，他也明知非通常客商，必與蕭方等別有關係。並知他等皆非凡手，未便驟然點明。但是無形之中，却非常注意。後因此案雖然判定，鑒於白順生行刺一事，張三雄等既能稱一方之霸，難保無漏網之魚。倘再來一兩箇白順生，那豈不有性命的危險麼？因此他與蕭方非常聯絡，公務之暇，每在夜晚的時候，曾請蕭方入署閑談。有時還留着蕭方晚膳，談到夜深始返，或留宿在署中。那閑談之際，時問到顧鵬等爲何等人，並邱氏兄弟現操何業。蕭方皆以空泛

話兒敷衍他一番。時日少久。裴世勳並想聯絡玄門諸俠。以及邱氏兄弟。曾經請到衙署之中。會宴過兩處。其意總想顧鵬等。隨他左右。援助他訪兇緝盜等事。

裴世勳儼然以包龍圖彭影施

使能輩自居。而欲收羅江湖英雄。受彼指揮。使用要知賢明。如裴世勳。非不可事。顧鵬等亦決非輕視。裴者更非薄。裴不足共事者。不過裴之賢明。固可繼包彭施等之後。而顧鵬等。非展熊飛黃三秦黃天霸之流也。展等雖亦是江湖上英雄。仍不能脫盡榮華思想。顧鵬等則視榮華為侮辱。根本上已不能強同矣。况顧鵬等又持有滿漢華夷之界限。日以驅胡復漢為念。裴既屬滿廷之官吏。顧等所不仇視者。已認其賢明。可為人民造福之好官。又烏可能與裴共事哉。故顧鵬等對裴。祇可表示其私人友義上之好感。即或輔佐亦是。以私人友義而助之。不得謂之共事。昔賢云。道不同不相為謀。今顧等對裴。即此意也。

雖未與顧等當面

說明。但託蕭方轉說過兩次。並許以高尚優厚的地位。款待蕭方。却深知顧等為人。與一切行動的。明知裴世勳這番美意。顧等不能領受的。但又不便與裴說明。祇好暫允商量辦法。歸寓之後。也不與顧等說知。延遲了多天。一日。蕭方正與顧等閑話談笑之間。蕭方便將裴意。略說了兩句。黃玄子劈頭便說道。這等絕好機會。你何不早說咧。蕭方一聽。却發怔了半天。莫明其故啦。非但蕭方莫明其故。今如吾及一般閱者亦莫明其故。或者玄門諸俠別有用意。然決非無故而作此說也。梁玄通笑道。蕭兄他本是個正直君子。祇知正面做人。那裏還知反面做鬼呢。顧鵬接着說道。這時不必多遠着說了。轉向蕭方說道。蕭兄。俺今對你實說了罷。裴世勳確實是個好

官。咱們都很贊美他的品德與才能。並非因他官職卑小。不願助他。也非因他是個官吏。不願做他的屬僚。若論他箇人的道德與學識。非但都願助他。並願與他結爲知心。很合意的朋友。無奈咱們都抱着排滿復漢的主義。他既然做清朝官吏。咱們就不便幫助他啦。蕭方接着說道。俺也更因爲這樁事兒。不願與諸位說的。顧鵬道。你不必心急。俺還有話呢。現今他的美意。咱們久已窺破。並未待他說明。咱們早實行暗地保護他幾次了。此說益使人不解矣。然則若等真欲做黃天霸乎。今天可對你實說啦。自他將張三雄等案判定之後。

咱們就怕張等餘黨。暗算他的。因此黃爺梁爺。以及在座諸位。都曾夜深在他衙署裏。逡巡過幾次。後見沒有什麼動靜。方不每夜前往。昨夜三鼓。俺還在他的衙署。繞行過兩踰咧。但是這些事兒。咱們不過談到這裏。方說起來。咱們也不想在他面前邀功。你也不必再向他說了。似此又不像黃天霸等行。動然則願等究何謂乎。今他既有這番美意。你可向他說明。就說咱

們都是朝廷與各省官長。很注意的漢子。並非不輔助他。恐怕揚開各人的姓名。對他的前程。很多不利。但是大家對他個人的感情。與佩服他的道德才能。很願幫助他的。

最好咱們都以友義的情感。不受他的名利範圍。祇要咱們在京一天。他個人如有什麼危險緊急等事。咱們都願盡全力幫助。若要說到公事。都須得臨時商量。必與雙方皆無利害關係。方能助他。殷玄珠道。或者還有個辦法。他既愛邱氏兄弟的少年雄俊。不妨由他倆出頭。或與蕭兄等三人。時向他衙署中走動。如有那公理不平。與咱們行動上。無甚得失之事。也可以幫忙。但仍以不受他名利拘束爲是。

純盡義務即不負任何責任也直言之即是私人情

感之援切亦藉此以報其前次厚待之德故此乃願等極注重之要點也

如此辦法。免得他懷疑咱們有心推托。不管他事。還要責

罵咱們。太不念情義咧。蕭方想了一會兒。方說道。俺看咱們。既然不愛他的名利拘束。就是俺與邱家兩兄。也不必長去公門之中。乃是個是非的所在。長久跑了。並沒有什麼好處的。

妙哉斯言言哉斯言蕭方能作此說亦是淡視名利之好漢此所謂物以類聚也

好在咱們問心。如有緊要之事。與他有利

與咱們無害。咱們總使全力幫助他就是了。咱們既不圖他名利。又何必與他說明。好在是非自有公論。還怕他日久。不明白嗎。黃玄子點頭道。你說的。却也有理。咱們也會想到這事。但是咱們既想放手做事。又聚合這許多人。置身在這萬惡社會之中。很易

惹別人注意。况舊仇如周秀文。他雖受傷。並未會死。新仇如張三雄等案。難保他等爪牙。流散在外。一旦與咱們作對起來。非但咱們不能存身。並累着你這買賣兒。也有些不利。因此與裴世勳聯絡。他大小總算得是個官兒。一旦出事。總好給咱們設法護庇。倘若你與邱氏兄弟進去。也可算得在他衙門裏做事了。外人對於你等。當然又是一種看待。真若遇着仇人。你們更好對付他等。並非倚勢欺人。藉此免受人欺。總可辦得到的。由此咱們住在此地。外人就再注意些。也祇疑咱們是宛平縣衙門的辦事人。或與縣署裏辦事人有關係。決不會疑心到別種事兒了。這不與咱們的事業。很有莫大利益嗎。再說那衙門裏一切消息。關於朝政上各事。無論大小。總比市廛上所傳的靈通確實些兒。咱們再特加注意。那時事事不管利害。都搶先一步。還不知要享受多大利益咧。所以俺說機會到了。並不是什麼升官發財的機會。乃是可以活動做事的機會。會梁玄通忙接說道。就是俺笑你不會做鬼。也並非咱們運用做鬼的手段。對待裴世勳。或利用他來作惡欺人。乃是乘此走近一步。再以做鬼手段。活動咱們事業去的。蕭

方聽說方如大夢纔醒。閱者想亦如大夢纔醒。余此時亦纔明白。足徵吾人日處社會之中。極不易得適當之活動。遇人時固亟應做人。遇鬼時亦應做鬼。要知此等做鬼並非違心逆志之舉。乃是一種權宜之變化耳。此等名曰利用做鬼而希圖做人也。此等內幕若不說明。則彼倡言做鬼者。幾乎損失一世功名。而不值一文錢矣。復連連說道。似這般與他說

明也好。或者他也是個有懷莫展的英雄。因此與咱們同走一條道路之上。那豈不更

好辦事嗎。顧鵬點頭道。照呀。你這就聰明啦。但是他無論說的怎樣好聽。咱們所幹的事業。你千萬不可向他說明。人心不可測度。這些事兒。關係太大。不可不少防戒的。蕭

方聽說也極以為是。當晚他進宛平縣衙門裏。便將顧等囑咐的一番話兒。詳細向裴

說明。裴世勳聽罷大喜道。他等大名。俺早已欽仰啦。他等行動。俺早已明白。好聰明之縣令。洵不愧稱

才。俺早量定他等。都是很有主義的英雄。不是平常浪趕江湖之豪傑。他等舉動。俺也

極表同情。無奈俺手無縛雞之力。材無救世之才。况又置身在此等地位。愛莫能助。想

他們也可原諒俺這苦衷的。俺所以要求他等幫忙。也不過是互通聲氣而已。若說到

名利。俺首先就切恨這兩個字兒。是俺這些小地方。何敢以名利輕薄人咧。蕭兄與邱

氏兄弟。若能時常來此地賜教。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事啦。咱們自今日起。俺與諸位也

不鬧那些通譜換帖。什麼車笠無忘。金石同堅的虛套兒。倘承他等諸大俠客不嫌棄。咱們口頭密約。就算是異姓兄弟就得啦。雖然官場如戲場。十個大老爺。九個在戲臺上。都扮做小花臉。但是俺裴世勳。却切恨這等人。此時俺也不願怎樣表白。來日方長。諸位總可看穿俺的肺腑的。大家都走着瞧罷。彼此說笑了一番。直到二鼓將盡。蕭方纔告辭而去。回到寓所。便將裴世勳那番盛意。向着大眾報告明白。顧鵬等也覺裴意可感。故對裴世勳的爲人。益加敬愛。自此蕭方與邱氏兄弟。日常都進衙門裏閒玩。就是顧鵬等。也不斷的往衙門裏去。談今說古啦。時隔未久。那徐朗調署江西布政使。所遺順天府尹一缺。徐朗便特保裴世勳坐升。這雖是徐朗因裴世勳辦了京市三霸。總算是給他表姪趙柏庭報仇。並代他洩了這口悶氣。但是那京城之中。在百官羣僚目睹之下。倘裴世勳若無賢能之名。他也不敢直保的。因此雙方之美。故成就了裴世勳高升祿位了。暫下不提。再說顧鵬等。自在寶昌棧客居之後。光陰迅速。終日混鬧什麼京市三霸。不覺已鬧了兩個半月之久。大眾並未別幹一幹事兒。這日。梁玄通與殷玄

珠二人已覺過得不耐煩起來。便由殷玄珠向衆說道。咱們究因什麼事兒。趕進京城來的呀。倘如這般閑着無事。那倒不如各在家鄉閑住着。還更逍遙些咧。大衆聽說。都很以爲然。梁玄通尤拍手贊和。其說接次鄒雷也很表現不能耐守的樣兒。半晌顧鵬方說道。我看這等事兒。大家都應分頭幹去。也無須專待誰人做總指揮。如今大衆改個辦法吧。自今夜起。大衆從那條大路上分頭幹去。無論成敗。大家都應實做他一番。真無下手的機會。五天以後。大家都回家去。各喫自己的老米飯。也不必再談別事啦。大衆竭力贊成此說。計劃既定。各自準備夜間出發等事。也不接說別話。此時他等行動。並不隱瞞蕭方。故而夜間出發。非常靈便。那夜蕭方專待一般旅客與店夥們安睡既定。他夫婦二人忙着準備了一桌飯菜。大衆都聚在蕭方的住房裏。飽餐了一頓。復又換了夜行衣服。各携了隨身利器。當場說明。張勇王智二人。短於飛簷走壁之能。便留在寶昌棧。看守老營。其他祇蕭陳氏在家照應門戶。餘皆分道前往。接聽扑扑幾聲。他等都高飛遠走。不知走向了。接說這夜諸俠行動。乃是分做四隊。黃玄子偕領鄒雷。

梁玄通偕領邱大福。殷玄珠偕領邱大壽。顧鵬偕領蕭方。分隊而進。不多一會。大眾飛進宮牆。那皇宮御苑之中。深如淵海。他八人分路飛進。宛如海底流砂。彼此都不易碰着。各自都想尋找雍正爺的所在。忽見正南殿角之中。猛的飛出一道白光。形如流電。大眾都從暗中瞋着。都喫一驚。各人皆知這是劍客的飛劍之光。那光閃剛銳刺目。着實很有些工夫。他等八人之中。如顧鵬。殷玄珠。黃玄子。梁玄通四人。乃是飛劍的老手。鄒雷却也有些技能。但是比較前輩四位英雄。總覺差些。然在他等眼中。觀察見這一道劍光。那修煉的工夫。若在他等之上。益自驚疑道。這分明是咱們的同道。怎地咱們都不知道這京城之中。有這般強悍的同道咧。這真是奇怪至極啦。大眾也不暇細想。便迎着那劍光奔走。剛纔走進那座殿角。早不見那劍客的去向。祇見燈火齊明。那院中如穿梭一般。什麼老少公爺。以及嬪妃宮女等。一箇箇都淚眼愁眉。忘魂失魄。彷彿已闖出驚天的禍事。但是形狀雖然忙碌。確寂靜無聲。誰也不敢放開喉管出氣。再看那座殿上。高照着一方匾額。橫書乾清宮三個大字。殿之中央。那黃緞盤龍的繡幕低

垂幕裏幕外。燈火都照耀得如白晝般兒。又從那幕中空隙處窺去。確有一人臥在榻上。身穿四團龍的便服。身伴血跡模糊。兩肩之上。乃是一方黃緞繡巾。蒙着好像腦袋。已不知去向了。顧鵬等從暗中探窺。其勢已不便再進一步追去。各自忖道。當真雍正爺已被那劍客刺殺了嗎。他等剛作默想。又見皇后以及東西兩宮。都匍匐上殿。跪伏幕前。接着那些親王貝子貝勒。也一班一班的伏跪殿階的丹墀之下。還有宮中的御衛。那頂盔披甲。刀槍亮起。戒備森嚴。賊出關門可惜遲矣祇聽一片吸溜吸溜的暗泣。不敢慟哭之聲。其外就是履聲橐橐作響。眼見那乾清宮內外男女人等。愈聚愈多。再聽那金鐙續響。玉漏頻催。天時已過五鼓。大眾見既已鬧出這大禍事。那京城內外。並然震驚。祇好再設他法。乘機發動。專在此地探看熱鬧。也是沒有利益的。於是各自並使了一箇暗號。各回寓所。欲知這位劍客。究竟是誰。且待次回再續。

第八十七回

怪和尚下山收孤女

賢太守遣僕召羣英

話說清帝入關而後。因他是愛新覺羅氏的族裔。故對於大漢人民。非常嫉視。揚州十日之慘。嘉定三次屠城。都是滿清創業時的虐政。明室既亡。如東林黨的一般文士。侯方域吳次尾諸公子。藉盃酒聯吟。各興荆棘銅駝之感。那桃花扇一部傳奇。不啻爲諸公子寫照。又如復社諸子。流散江湖。黃道周張蒼水輩。積衆而起。謀復漢業。顧炎武顏習齊李恕谷戴南山呂留良輩。因無實力。興起義師。遂藉文字。鼓吹革命。一時大興文字之獄。如前述諸子。什九多罹於難。接說那呂用晦就義而後。舉家皆相繼死亡。祇有他親生一個女公子。單名叫一個馥字。攜帶他的胞弟名馨。時纔三歲。逃出羅網。隱姓埋名。寄在山東地境。那時呂馥年十四歲。就是黃泰顧鵬所談的呂四姑。幼時他曾受過異人傳授。文武精通。並知劍術。後憑他十指之能。保全他姊弟二人的生活。如此含辛茹苦。直將他胞弟呂馨。撫養長大。成家立業。然後將他父親的冤獄。一一向呂馨夫婦說明。並叮嚀囑咐。要他爲父報仇。今以十四齡女子而能僭弟脫難。並以十指之巧。養活乃弟。並爲其弟成家娶媳。且教授其弟若弟媳文武技能。殷殷以報父仇。相

囑咐非奇女孰能若是耶此所謂丹桂有根有其父必有其女者也

復將他所有的文武才能全行教授呂馨夫婦那呂馨却也很以父仇爲念誰知天不假年呂馨還未滿三十歲就得了一個外症隨從他的父母

去了膝下祇留着一個女兒乳名珍字呂馥因要他斷續已志遂也稱他爲呂四娘這

就是那名震一時的呂四娘出處說也奇怪呂四娘入世而後自幼好弄拳棒最恨的

就如那些女子應學的針黹女紅呂馥見他這般形狀益加欣喜默忖爲呂氏報仇的

大概就是他了

此說出于呂馥口中不過一種希望之意耳不意竟中其說斯亦天意之定數也

當呂四娘纔過周歲就是太行山的

一個老和尚鬚眉皓白狀極奇醜自稱了了和尚並說五百年前與呂四娘是同道好

友現與他尙有十五年未滿的佛緣今特迎他上山完結這一場善果去的說時他就

要呂四娘抱去當時他的母親祇守着這一塊親肉怎捨得給他抱去咧便很命的與

那了了和尚抗爭最後還是他的姑母呂馥瞧着見那了了和尚舉動非常神情奇異

又見呂四娘亦非凡類他一眼瞥見了了和尚就很命撲去高興非常並他的母親也

不要了呂馥一見很覺詫異便婉言向了了和尚說明如他呂氏祇守着這一個小孩

兒。並專恃賴他報仇洩恨等話。約略說了個大概。了了和尚不待他說完。便合掌笑道。善哉。善哉。他盛你衰。誰恩誰怨。他衰你盛。誰怨誰恩。十五年中。光陰一瞬。你們算不清的油鹽柴米賬。還怕沒有清結的日子嗎。

寥寥數言。極其玄妙。是空歎。抑是實歎。知者自解。惟此等語言。殊耐人尋味也。

呂馥聽了這番說話。好像身在沉醉之中。驟飲了一劑清心散。豁然醒悟。當即安慰他的弟媳呂尤氏。便將呂四娘。給了了和尚抱去。那尤氏守着這個愛女。忽被個素不相識的老和尚抱走。那一番傷感。自不待言。後經呂馥百番解勸。他就看破世事。每日除與呂馥二人練習武藝。便青燈黃卷。他倆都長齋繡佛。以了餘生。日久。曾與黃泰等南北諸俠相識。有時也常於黃夜之間。飛入宮牆。圖報夙仇。無奈總未遇着報仇的機會。難償素志。非無報仇機會。亦非彼等素志難償。蓋因此不共戴天之仇。必由彼呂四娘手中報復。他人不得越俎代庖也。舊社會所謂天理。此亦定數也。光陰迅速。不覺已混過了十五年。他姊妹二人。回想了了和尚。臨行時那番說話。尤氏日盼他的愛女歸來。時向呂馥說道。那老僧果真是個異人。俺家珍兒。也可以回來了。呂馥也說道。你放心吧。俺看那個老和尚。確有來歷。決不會說假話。欺騙咱們的。二人自此誦經之餘。又加了這番望

兒的功課。一日正是四鼓將殘。夜闌人靜。星斗排空。萬籟俱寂。一弓殘月。斜掛在屋角之上。露濕簾衣。那一股寒氣。逼人飢骨。未幾鄰鷄高唱。時近發曉。他姊妹二人。因日念呂四娘歸來。都不能成寐。捶床搗枕。各自很不耐煩。尤氏復翻身披衣下榻。展開經卷。低聲微誦。其意乃祈禱諸神保佑愛女早歸。耳慈母愛子之心。真無微不至。而爲子女者。孝敬父母。每斯亦知恩報恩。循環之報事也。呂馥見他這般形狀。也就披

衣下榻。竟想安慰他一番。詎知剛纔離榻之際。忽聽窗櫺呀的一聲。驀地開闢。這夜氣

清月冷。並未見起風。何以窗櫺頓然大開。他心中很覺詫異。急抱頭看去。忽見燈光閃

處。好像有個影黑兒。從窗前閃過。神耶鬼耶。是真諸神護送其愛女婦來耶。抑梁上君子惡作劇耶。此段寫得極好看煞。呂馥猛覺一驚。急

悄喊一聲有賊。尤氏此時也嚇得兩眼發直。急將那卷多心經掩着。站起身來。向窗外

望去。連聲詢問何故。呂馥這時也不暇答話。方備縱身破窗飛出。復覺眼花一花。早見

一個少年美女。立在案前。頭紮一幅玄色素羅布。將那一束烏絲。緊緊價縮住。短衣窄

袖。周身上下。乃是武裝打扮。足蹬一雙蠻靴。却是六寸圓膚。不曾受過包裹。桃頰現窩。

櫻唇將綻。柳眉掃黛。杏眼欲波。看他的年歲。約在十五六左右。他左手提了顆鮮血淋

淋的人頭。右手提一柄七星寶劍。那劍光四射。滿室生寒。劍鋒之上。還有許多鮮血。斑斑在燈光與劍光之間。反襯着他那副吹彈欲破的面龐兒。越發顯得嫵媚。此等美觀絕非一般輕薄

浪子所看得出者。彼女子固屬嬌豔。若非呂馥姊妹。亦不能辨其嬌豔。此得寫法於無形之中。而將雙方之身分自然標高。不露痕跡。洵是寫生之妙筆。呂馥一見。反因懼生愛。此

是他種說部中罕見之說。然有此一語。已顯明呂馥念其姪女心切。並顯明其眼光與凡衆不同之點也。急悄聲問道。你可是珍兒嗎。復指那人頭問道。

這是誰呀。那女子頓將入頭。向案前一扔道。祖父的深仇兒已報復了。他說罷這兩句

話。又將寶劍向案上一放。跌身向他姊妹二人跪倒。連叫了兩聲姑母……母親……

便嗚嗚的哭泣不已。此呂四娘報仇歸來謁親之景况。寥寥數語。慷慨淋漓。若使庸筆寫之。雖費千萬言。未必如此透澈痛快。深夜讀之。頗有鬼氣。昔人飲酒讀漢書。引爲人生快事。吾閱此則亦

欲飲酒三百觴矣。尤氏姊妹二人正在思兒不寐之際。忽驚這個愛女。自天外飛來。並又報復了

深仇大怨。頓時又驚。又喜。又悲。又慟。思前想後。他倆方寸之中。一時也分辨不出酸甜

苦辣。正是滿腹中的言語。也不知從何處說起。一時禁不住眼淚。如潮湧一般。三人便

抱頭哭作一團。那燈光與劍光之下。今又新加這一片淚光。夾着那殷紅點點的血光。

各覺兩眼模糊。都分不清青紅赤白。此等景况愈寫得模糊。愈覺有神。愈寫得混沌。愈覺出色。然此等描寫極難着筆。輕則不易入情。重則近於過火。今如此段描寫真

是初寫黃庭
恰到好處也

又久。那鄰鷄愈唱愈高。天色已漸漸破白。呂馥便止住大眾哭泣。接說道。珍

兒已歸。大仇已復。這正是咱們呂氏大喜之事。大家又何必這番感傷咧。天已將明。這

等決不是辦法。此時應謀解禍之法要緊。來日方長。還怕有許多別情離緒。說不盡麼。

尤氏母女。此時也止住哭泣。那尤氏又嗚咽了許久。見牕外的天光已亮。方向他姑姪

二人笑道。天亮了麼。又向呂四娘直視了幾眼。啾啾發笑道。珍兒……咱們這可不是

做夢了。他說時。那不住價直洒出來。

此段寫慈母愛女及念女之心精細如髮驟說夢一言觀之並不見奇其實包括許多意味而令人咀嚼不盡寫情如此真欲觀

止。呂四娘復又忍淚勸慰尤氏道。母親何必這般傷感。兒今既然歸來。大仇已報。今後

也別無他事。自長久侍奉姑母與母親膝前。這又何必懊惱咧。尤氏反覆一想。這纔轉

悲爲喜。

尤氏之轉悲爲喜與呂馥之懼生愛用筆雖同其意則迥異然以此觀之若輩智愚已分判矣

呂馥首先忙着請出一個菜饅兒。先將

那顆人頭封藏起來。復又燒了一鍋熱水。將那房中案上劍鋒之間。以及呂四娘周身

衣襟所染的鮮血點點。三人忙着洗刷乾淨。復又檢出家常便服。命呂四娘更換停當。

已是紅日東升的時候了。此時呂四娘已覺精神有些困倦。又怕鄰人見着生疑。便在

後室中另設一榻和衣安寢。呂馥姊妹二人當晨炊而後仍舊是拜佛念經。做他等平日固定的生活。真是神不知鬼不覺。誰也猜想不透。他這幾椽矮屋之中。尙隱藏着有偌大一個刺客咧。接說顧鵬等衆自在乾清宮裏暗探着那場怪劇。歸寓之後各自仍會合在蕭方臥室之中。此時蕭陳氏等皆避往別室安寢。大眾討論這事都很覺驚異。分想這京城雖大。他等交遊却也很廣。何處奔來這個同道的異人。他們都不曉得咧。彼此躊躇了許久。顧鵬方說道。此地本有個俠女呂馥。乃是呂留良先生的愛女。他曾受過異人傳授。懂得劍術。平日極想報復父仇。或者此事就是他幹的麼。呂四娘做事固密而顧鵬之揣度亦精惜乎祇中其半然而已屬難能矣黃立子梁立通二人皆搖頭着道。不對。不對。呂馥俺等與健公都與他相識。確實是咱們同道中人。那報仇復漢之心也確不在咱們之後。現聞他已不在京城居住。聽說早往太行山尋找他的女姪去啦。雖然他懂得劍術。但是手段不高。咱們都會見過他飛劍。那光力遠在前見的劍光之下。恐怕他的劍術尙不及咱們所見的一半咧。呂四娘技能高超於乃姑之上由黃梁二俠口中點明真絲毫不現補筆痕跡殷立珠道。俺看前見的劍術較曼師雖覺少差。

些。確不在黃泰杜橫魯馬玄化米罡等之下。豈是他們都來了嗎。又是一番比較愈顯得呂四娘本領高超爲後起之

秀也。顧鵬搖頭道。他等若來。咱們豈能不曉得的。俺總覺這事與呂四姑很有關係。大衆

爭論了一番。終未得切實結果。蕭方接說道。俺看那些事兒。暫可不必研究。倒是宮中

既鬧出這大禍事。明天內城外城之中。必更加嚴謹。小而言之。說不定居民之家。還有

搜查刺客的舉動。這是咱們應該設法戒防的。既有三霸之案與夫周秀文受傷等事在前難保無仇視者有意陷害蕭方又爲客店之主彼客店

又是極易惹人防意之處故由蕭力提出此說須亦必然之防戒不可忽視也從大處說吧。新帝未登基以前。大局極其危險。人心浮

動。說不定有意外之變。這是咱們恢復漢業的機會。咱們應該如何進行。也應該預備

咧。顧鵬等聽了這番說話。確實有理。便將已往之事。暫擱一旁。大衆又討論那些未來

辦法。黃玄子皺眉說道。若謀進一步的辦法。此時正是羣衆反動的機會。黃杜等本有

軍隊之中的聯絡。現今他倆都不在此地。咱們皆重在個人活動。並未注意羣衆活動。

乃是個人活動得手後接應。日後咱們再個人的活動。充量不過多殺幾個貪官污吏。

或公侯將相。若扭轉乾坤。那却很不辦易的。這未來之事。又如何籌劃咧。俠客祇可殺賊而不可創業所

謂獨夫之舉不及羣衆之舉易成大事此乃多數占勝少數之公例故今日倡言革命者皆賴羣衆之力而勝少數強權者也

大衆討論此處都默然說不出一句

話來此亦諸俠奔走一世不能創業之弱點也

此時鄒雷因急於小便剛走到顧鵬的臥房牕下伸頭向房內一

看祇見張勇正伏在案頭打盹前仰後合好在有味再看案上留着一封書簡他時很覺奇異急進房裏拿起來一看那封面之上直寫了立門諸俠公啓六字鄒雷看着已知這信簡之中必有很奇怪的情節當時他也不驚醒張勇並不暇拆那書信即飛奔到蕭方房中與大衆共同拆看祇見原書寫道

立門諸俠公鑒諸公苦心恢復漢業景仰久矣若以諸公扛鼎之力謀殺少數漢賊確然有餘若恢復漢業殊大難事非諸公之力乃所趨之道太狹耳况胡兒命運方濃衰敗必在二百年後天命如此莫可挽回他日成功亦必以衆勝寡今諸公以寡敵衆勢必敗也諸公各以忠肝義膽作此難得如願之犧牲爲諸公計殊太不值頃最高之霸已伏誅一孤女手中彼之世仇已復諸公亦可暢飲三百觥藉以快意矣雖然彼賊固已伏誅而彼運仍未衰敗後之來者較彼尤強諸公既

冒死當前。亦難移轉天命。鄭張諸子。乃吾輩前車。殷鑑匪遙。智者不取。余熱心復漢。奔走已四十年。自問一片丹忱。不居諸公之後。惟鑒於天命。殊不願作無謂犧牲。愛己愛人。故爲諸公是勸。此生百年來。日無幾。吾輩恐不及見恢復漢業矣。裴世勳乃我輩中人。大可與共心腹。蕭方亦血性男子。亦可密交。彼忠厚二孫。尤爲後起之秀。諸公應竭力携提。來日必爲立門生色。一二日內。險象環生。諸公可無妨礙。裴宇蕭門。皆可少避風雨也。惟諸公漸逢小厄。應速出都門。具此精神。仍應奔走四方。掃惡鋤奸。爲民衆造福。較此爲佳。古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諸公應速自醒悟也。順希珍重。了了留言。

大衆看畢。都不禁的默默發怔。復想黃玄子的那番說話。與了了的這一篇留言。彼此滿腔熱血。頓化成冰。半晌。顧鵬方向大衆說道。如何。前見那個俠客。必定是呂馥無疑了。但這了了是誰。看他的語意。似與呂馥女士很有關係。難道就是他嗎。怎麼咱們的行動。裴爺爲人。與蕭兄祖孫等。交友處世。他又如何曉得的。這真是使人百想不得咧。

不解其故。呂四娘入宮行刺了了和尚。曾爲彼助耶。然閱此書。益見了了非尋常人。其道術不在曼因下矣。最後各人又想他書中所述諸事。皆非妄談。

都默認他確是同道。並無絲毫惡意。大衆更信他所說。確是良言。一體都遵照他所說。

等事行動。惟大衆念念不忘的。皆不識他是個何等異人。總想見他一面。無奈沒有這

個機會相見。這是他們都引爲至恨的一樁事兒。一面之緣。皆有前數恐若等與了了和尚終身見面。即如呂四娘與彼恩師。此後亦難再見。此

不復不。僅若等引爲恨事。閱者與吾批者亦引爲恨事。乃作者之惡作劇也。閒話少說。大衆見天色將明。都各自歸房安寢。那時張

勇業已醒來。大衆問他。可見什麼異人送信進房。明知彼不能知。而皆作此問。此皆仰慕了了之心。不能自止者也。張勇見問。

茫無所應。大衆也不便再急急的追詢了。大衆一枕黃粱。方正睡熟。蕭方便走進顧鵬

楊前。將他喚醒。此時顧鵬驚醒一看。紅日當牕。已是入午的時際。蕭方不待顧鵬詢問。

急告知他呼喚的原因。方知是裴世勳特派他的心腹家丁孟平前來。說有要事。須與

大衆商量。特請大衆即時前往。並吩咐大衆。若是能去。必須分道而行。不可一同進署。

顧鵬聽說。已知裴世勳的一番苦心。卽命孟平先走一步。他復將大衆喊起來。盥沐已

畢。也將裴世勳召請之意說明。大衆也知別無惡意。必定他已得宮中的惡信。要他等

全去躲避搜查的意思。於是大眾也不暇午餐。便三人同行。兩人同走。直向順天府尹衙門走來。誰知這是裴世勳。已專心等候多時了。迨門丁傳達進署。裴世勳便將他等邀進了內花廳。屏除左右。延請大眾入座之後。裴世勳便悄聲突問顧鵬道。昨夜之事。諸位俠士想必都是局中人了。這事却辦得極其痛快。俺也是仇胡的一個人。祇因這地位限制。不能躬逢其盛。荆軻投匕。專諸獻魚。俺也久有此意。諸位俠士。既然做此千古永垂的大事。此時也不必隱瞞。俺裴世勳確無絲毫惡意。但是這京城裏面。早晚必有很嚴厲的動作。諸位就是此時出城。已感不便了。再說此事與諸位有無關係。此時俺也不願追詢。不過因友愛的關係。諸位若住寶昌棧裏。恐怕有許多不便。反而拖累蕭兄啦。若諸位別有深謀。或再進一步活動。確有把握。俺也不願阻攔。倘若從此收手。俺想諸位可在本署裏寬住數天。豈不免除了許多煩惱。顧鵬等聽着。都感謝裴的厚情。顧鵬便代表大眾說話。也不私藏一字半言。便將他等初心。以及昨夜之事。說了個清清楚楚。復將了了的一封書信呈下。裴世勳一看。也很覺稱奇。復又說道。既然這位

了了君也。知俺裴世勳的爲人。諸位想必別無疑慮。我看諸位還是同進本署。寬住幾天。比較總得少安逸些。好在蕭兄他必歸寓。內外安亂的消息。還怕打聽不清嗎。大眾聽說。各無異言。於是都將行囊。仍存在寶昌棧裏。大眾皆寄宿順天府尹署中。日光西落的時候。那京市內外城。忽傳戒嚴。雍正帝暴病崩駕。乾隆繼位之說。已傳滿京華。一時九門提督。率領全部武裝兵卒。奉旨搜查人民居宅。當日就鬧得京塵十丈之中。出神見鬼。可憐那些無辜小民。因此被官府捕拿審問的。也不知多少。那呂四娘家中。幸喜無一男丁。方能避免。此外。乃就一言難盡了。欲知此事結果如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呂四娘刺殺雍正帝一案。知者夥矣。而不知其間尙有此等糾纏。裴世勳亦嚇嚇一順天府尹也。殊不知彼早蓄排滿復漢之念。可見天良皆發於性情之中。絕非富貴榮華可以移轉。彼以此惑人者。實自欺也。安得不終歸失敗哉。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七回

第八十八回

老賢英雄迭離塵世

玄門豪傑分走京華

話說清朝雍正帝被刺之後。十丈京塵。頓時如雲如霧般。遮天蔽日。其間真相。祇有少數的皇子王公。以及近支親族。那些貝子貝勒。各尙知悉。此外那一般公侯將相。文武大臣。都知當今萬歲爺。係驟得暴病。急不待醫。那時京城之間。內城外城。皆是這般傳說。推而廣及卿士大夫。以至販夫走卒。一般元庶。無不驚知這位雍正老爺子。是因暴病崩駕的。於是風雨京華。各在那無中生有之中。又橫加出許多奇談怪說。險些兒鬧得白晝見鬼了。

專制帝王時代。彼君主之生死。實與全國政局有莫大關係。故於舊主死時。必先待新君即位。而後方的發表。否則人心浮動。國政或隨之紊亂。或牽及大局。此乃積威之下。權勝於法者也。今如雍正之死。真相不明。當然益增一般人之猜疑。若使羣衆咸知雍正係被殺而死。京市必隨之大亂。而全國政局亦必因此變更。四方豪傑亦多乘風而起。甚至清室大業。即因此喪亡。亦意中事。所以一國帝王之生死。確與一國大業之存亡。殊有莫大關係。古今中外同是。如此斯亦專制國家之中。國以人重之。惡習而因一人亂及大局。苟引孟軻民爲貴一言論之。此實極甚謬之習慣。然君主不廢此惡習。終不易革也。

幸乾隆卽位。他政治手腕。不在雍正之下。一切防亂的辦法。益加謹嚴。故全國二十二行省。那些以順爲能事的官吏人民。祇照例山呼如牛號般。行了一番搶地呼天的典禮。接着又忙慶祝新帝登基等事。此外並不見有反亂動作。

一哀一喜乃絕對不能相合者也。一喜之後固不應卽哀。一哀之後亦不應卽

喜而專制時代新舊君主交替之時一般臣民始應一哀繼應一喜凡具有血性者孰能若是做作耶但積威之下苟不從衆若是忽哀忽喜即謂之不忠即謂之不敬由是一般臣民不得不以僞造而做作矣否則冒不韙必應得相當之罪似此忠敬切實言之乃由於強迫而僞造者古語云官場如戲場即此之謂也

但是那京城內外因係一國的首都凡經過一代

君主交替之際弔死祝新必特具有一番熱鬧亦必因此而造出許多謠言鬧得出神見鬼况這次都傳說雍正帝因暴病而崩那街談巷議之間又新增許多怪說所以那些官府皆怕節外生枝益加戒備還有些城狐社鼠平日在無事之中尙想生事難得遇着這等機會便借故生風越發指桑說槐的大施伎倆更有借此報仇洩忿打弱欺愚儘量價大敲竹槓大砍斧頭可憐那些勢孤力弱的人民也有因此傾家破產也有因此傷生害命那真是一筆也叙說不盡了接說顧鵬等穩藏在順天府尹衙門之中都說是裴世勳的親友就是裴世勳左右的幕僚奴僕也不知他們是何等人物並與裴世勳有什麼關係光陰迅速轉眼又混過一月之久那京市間種種波浪也漸漸平靜除那些文武官僚忙着辦理國喪其他社會中各界人民都漸各歸本業再如那些戒嚴等事也漸漸鬆懈下來了一日顧鵬與大眾正在閒談蕭方忽進房向着黃玄子

梁玄通二人問道。現有兩位女客。一稱姓黃。一稱姓鄧。同來尋訪二位老兄。並說各有要事。急待面談。大眾聽說。都喫一驚。顧鵬急搶着問道。蕭兄。你可問他倆。係從何處來的。蕭方道。他倆都說從山東曹州府趕來。俺見他倆身穿重孝。那神色很懊惱的。顧鵬聽着。急忙長歎了兩聲。他那兩行眼淚。却忍不住的飛滾下來。連着躲腳道。壞啦……壞啦……這必定沒有了。黃玄子梁玄通二人接說道。豈元姑祖母。那李太夫人也逝世了嗎。殷玄珠道。俺看不見得。果然如此。元姑自然趕回開封。何必奔來此地。元姑平日。却也很感黃爺厚恩。並自認做黃爺的孫女。此次爲黃爺戴孝。也說不定的。大眾說着。那繼續的涕淚縱橫。彼此相對發怔。鄒雷復又從旁催促道。大家這般空守着。是沒有辦法的。還是請黃梁二位師叔。早些前去。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兒。就可以明白的。黃梁二人。便趕着走去。顧鵬一時很不放心。也與黃梁二人偕行。顧鵬與黃泰本有郎舅關係。故較尋常朋友益加關心也。其他人衆。因爲偕同而去。易使路人注意。便仍藏在署中。靜聽消息。不多一會。果見黃玄子一人回來。那神色懊喪。很不好看。殷玄珠鄒雷急問事故。黃玄子約略說了一遍。

原來所到的兩位女客。正是黃岫雲鄧元姑二人。黃泰自這次大病之後。却纏綿不起。迨顧鵬與殷玄珠二人進京。他自病勢。却日加沉重。不滿十日。他就溘然長逝了。幸喜黃岫雲隨侍榻前。親奉湯藥。方得送他祖老太爺百年到老。若照他平日那遊腳僧的性情。可真要終天抱恨咧。當黃泰病劇之際。鄧元姑因感受他援救之恩。曾自請做黃泰的孫女。黃泰也曾點頭應允。那病榻之畔。侍奉慇懃。真不比較黃岫雲差遜。這一番重孝。確實是因報恩而戴的。古例後輩爲先人戴孝。對於死者並無若何得失關係。不過給外人觀之。以示不忘之敬意耳。受德報恩。此亦是一種感戴之表示。今如鄧元姑爲黃泰戴孝。正適宜也。並說鄭虬曾在曹州府臥病。聞鄭虬所說。那白眉和尚馬玄化。與他同到杭州。

他祇發了五天寒熱。已佛化了。鄒雷猛聽着這句話。頓覺中心如萬刀紛刺似的。說不出來那般酸痛。接着。一口氣直向上湧。兩眼昏花。他的脚跟。站立不住。便哎呀了兩聲。咕咚一響。直向後栽倒。當黃玄子說話之際。並未防到鄒雷。有這般猛烈。迨見鄒雷昏暈過去。方想到他與馬玄化的師弟情深。無異父子。遂自悔說話過於孟浪。如黃玄子者。總算是老於江湖之人。極穩健。不意此次尙自悔孟浪。烏乎爲人處事。洵大難也。於是大衆將鄒雷扶起。紛紛呼喊。爭呼許久。鄒雷方哼了

一聲大衆這纔安心下來。再接着忙灌開水。又久。鄒雷始微睜兩眼。長歎了兩口怨氣。便蘇醒坐起。此時裴世勳也夾在其間。忙得手脚飛舞。復見鄒雷蘇醒。大衆方轉過幾分笑臉兒。紛紛向着鄒雷安慰解勸。無非是些死者既已。生者猶存。前輩壽數方終。後人必須繼續其志。那一番照例的說話。鄒雷那裏聽得進耳。故而說者自說。聽者自聽。那鄒雷兩行熱淚。如泉湧般。簌簌落下。他思前想後。一肚皮傷心之言。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嗚嗚咽咽。抽吸不已。寸心之中。就是他自己。也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半晌方自說道。時局如此。前途諸事。已不可爲。俺的父母。至今生死不明。俺那母舅胞兄。均無下落。士爲知己者死。俺這一生所依的。祇有這個恩師。如今他老人家既已死去。俺尙有什麼樂趣呀。說到此時。便又嗚嗚咽咽起來。

釋穰子乃一血性男子也。亦傷心人也。幼遭家難。而汨顛流離。彼幼時舍父母而外。卽爲彼母舅方大瑞胞兄。鄒德昌所愛。今彼父母舅兄皆生死無定。於是四海無家。祇馬玄化爲彼之知己。撫養其成人。學藝並名。茲一時今鄒雷得有今日。皆彼恩師馬玄化之所賜也。一旦聞此噩耗。安得而不慟哉。因此而憶及其父若母若舅若兄。以至於家庭身世。更安得而不慟哉。蓋傷心人別有懷抱。若又豈僅爲一人一事而已耶。

大衆復又安慰了一番。直到天色入暮。顧鵬梁、玄通、蕭方三人。都回至衙門裏。又將黃玄子所說的話兒。重說了一遍。大衆方知黃岫

雲與鄧元姑二人。正因得着雍正帝暴死的消息。特地追趕前來。又因聽說京城內外。加緊戒嚴的消息。如杜氏父子祖孫。以及方農一般好漢。恐怕行動有些不便。都不敢全數奔來。黃鄧二人。乃是女客。或者不致使人注意。故而特派他倆。先行一步。窺探現狀。倘若時事緊急。祇要飛去一書。或再專人回報。他等全數都趕來的。計劃至周且密。惜乎不能實用耳。殷玄珠鄒雷等。又免不得傷感一番。這時裴世勳也在座中。他等此時所謀之事。也不隱瞞。裴世勳却也很與他等。表示同意。有時却也隨衆參謀獻策。祇因他等尚無根本地盤。沒有他的容身之地。不能他早就掛冠入夥了。當晚他等晚餐既畢。大眾復又聚會開議。轉將了了的書信。取將出來。彼此仔細研究許久。更加裴世勳從旁斟酌。都見乾隆登基而後。事事都佈置周密。沒有入手的機會。於是大眾決定。再從外地活動。先謀佔定地盤。一俟養成可以對戰的實力。再興起義師。實行討伐。一方面專人進京。另謀內應。那就較易成功啦。復又談到裴世勳蕭方二人。大眾都主張暫不遠行。仍舊各供舊職。準備日後留待內應。或平常盡傳遞消息之責。最久談到張勇王智二人。都說

他倆武藝雖然不高。辦事却很機警切實。便留在寶昌棧裏。倘有緊要之事。就專派他倆傳遞。大眾聚會既定。都準備分道出京。那時他等決定的行程。顧鵬梁玄通二人。偕同黃岫雲鄧元姑。同往曹州府杜橫魯家。辦理黃泰喪事後。再回湖南洞庭湖自家寓所。當時邱氏兄弟。也想從行。後因多人行路。很感不便。於是由黃玄子率領先往開封府。探望俠尼曼因。然後再繞道往曹州府。迎接黃泰靈柩南下。鄒雷便獨往浙江杭州府。專辦他恩師身後諸事。祇有殷玄珠一人。向南向北。自己也捉拿不定。本想探望他的老師。又想與鄒雷赴浙。忽又想去哭弔黃泰。自己也拿不穩主意。獨自躊躇。半晌也說不出一個辦法。恰巧他那時又感冒風寒。並覺有些冷熱。顧鵬黃玄子梁玄通三人。都勸他暫住都門。倘發現緊要之事。那更易與裴蕭兩處接洽辦理了。裴世勳猛聽顧等這般說話。頓覺欣喜如狂。也不待殷玄珠答說。急拍手贊美道。此事極妙。俺也極想說這句話兒。此地的現狀。雖覺沒有辦法。但是一國首都。確實是所重要之地。如俺受地位限制。蕭兄又受家眷所累。且有他本身的事業。必須顧全生活。一旦若有緊要之

事都未便挺身去辦。我主張這京城裏確有留住一二重要人的必要咧。蕭方也接着拍手贊成此說。大眾聽罷也很覺在理。殷玄珠這次行動本是如流萍一般。可行可止。既聽大眾這般說法。他自覺也可以且住爲佳。並不堅定必走。又默忖了一會兒道。去留俺却沒有一定的主見。倒是這居住的所在。很感不便的。黃玄子哈哈大笑道。這更不必躊躇了。想你我在江湖上奔走已許多年。難道這居住之上都算得方便嗎。就如現在的狀況吧。若論到男女有別。又那能說到方便。再說你今離京另向別方去。這居住之上也未見得方便的。俺看那一身無累。四海爲家的兩句話兒。可算得咱們的公守之法了。若此二言不僅爲若等公守之法實爲古今風塵中公守之法今彼言之固足以壯江湖風塵間英雄豪傑之志然亦足增開雲野鶴之感同是天涯淪落人余亦感慨系之矣裴世勳忙說道。這事最易辦的。如今打開說明明白吧。俺既與諸兄共守同盟。彼此都如兄弟姊妹。凡居吾輩之下也都應以子姪看待。今如鄒震春與邱氏兄弟。俺還不是認爲老賢姪嗎。又向着殷玄珠笑道。俺今不揣唐突已早將你認做老賢妹啦。日後如能屈居署中。奴僕當然以姑小姐尊敬。獨闢一室。與內子共同起居。那有什麼不方便咧。蕭方

忙接說道。俺今也不與你客氣。你與咱們那個老對子。還不如自家姑嫂一般嗎。倘若此地。你嫌進出不甚方便。俺那客棧裏。也可爲你特備一間內房。兩頭走走。豈不熱鬧麼。咱們這兩方面。日食還可以餬得方圓。喫的喝的穿的用的。又那能缺少你一分咧。大衆都不禁的好笑。殷玄珠也接着笑道。這些事兒。俺也深信不會受困的。就是對於二位的款待。俺也不說什麼虛套話。就是有什麼需索。俺也決不客氣。如在自家一般的。並沒有什麼防慮。但是俺今所默想的。此地眼前未必能有大事可做。俺長久在此住着。却又怎麼辦咧。黃玄子笑道。老賢妹。你真是太傻了。咱們現今所討論的。也不過是眼前安身之計。你說此地無大事可做。俺看京外各處。都未必就有事做。如咱們這等事業。雖然全靠人爲。但是如咱們這般單人行動。非羣衆行動可比。大概如你我今後的行動。總得要借重些兒機會的。就是咱們這一躡分道出京。雖然約定了彼南此北。却並不是咱們長久居住的定點。也並不是咱們做事的機會。咱們若是做事。還得要另待機會。京外各處。既有做事的機會。難道這京內。就沒有做事機會嗎。倘京外各

處。如有做事的機會。咱們自然打你的知道。非但是你老賢妹。並裴蕭二兄。也得同邀出去。合衆做事。譬如這京內。若有做事機會。咱們也得要再來的。那裏說得上長久的話。這全是大家沒有辦法的時際。各等機會罷了。

古賢云時勢造英雄。或又云英雄造時勢。此兩言說法相懸。至今不能解決。猶如鷄生鷄卵。與

鷄卵生鷄。卒不易求其究竟也。實則前言較易解決。苟使羣衆行動而佔勝者。自可謂曰時勢造英雄。若使單人行動而佔勝者。則可謂曰英雄造時勢。總之能造時勢之英雄。固非常人。而能爲時勢所造之英雄。亦非凡者。皆不可以通常人類目之也。古賢之言。豈欺我哉。

顧鵬急點頭。連聲稱贊道。此說極是。俺本有一番說話。須與諸位討論的。諸位須知咱們此番出京的原故。雖因黃馬二老的噩耗傳來。俺與梁四弟鄒賢姪等。皆因至親好友恩師義徒關係。急應前往辦理後事。各盡其心。然也因時局大變。雍正帝既被刺慘死。京城裏似這般戒嚴。平常人們的行動。尙感不便。况我輩在此。又聚會了這許多人。而且周秀文居住此地。張三雄等都敗在咱們手下。難保沒有仇人。若論武藝。咱們固然可以對付。倘在中途相遇。橫咬咱們一口。當此亂世。真待是非辨明。已喫了眼前虧啦。而况現今在這等所在。全靠著權勢分高低。誰來向咱們分黑白咧。故而祇好避讓一步。這也是咱們急須離京的原因。那嗎老賢妹。又何以能不走咧。

因爲你乃是個女士。究竟比較咱們。容易躲避些。外人對於婦女們。自也不甚注意。再說這京城之中。咱們也正要有個人。暫住在此地。舉凡裴蕭二兄。所不能辦之事。可以接辦的。如今就有幾樁事。咱們都應該實做。一是那了了和尚。與那呂氏人等。究竟是何等人物。咱們應該聯絡在一處。將來却是很強的助手。倘若他等均已出京。咱們也應打聽他等切實蹤跡。准備尋訪。一是周秀文現在京城。確是咱們的仇敵。若此根不除。他與咱們的前途。確有障礙。應當早些將他放倒。以除後患。

此說誠然若等今住裴蕭二處倘使彼知可不待殷往尋

彼周秀文已早光顧矣

一是裴兄現今的仇人很多。咱們倘若全數走盡。實不放心。應當留一二人。

暗加保護要緊。

受恩報德此乃當然之事况裴世勳既是一家人尤應勤加保護斯非賣身投靠而如貪圖榮祿黃天霸所可比喻也

一是蕭兄的兩孫。了了

稱贊後起英秀。俺也覺得他倆頭角崢嶸。丹桂有根。着實可愛。倘無蕭兄這般仗義疎財。交友處世。何能天賜這一對甯馨咧。咱們爲提攜後起。或尊重友愛。不應看着這兩個小友。不加教誨。卽不說蕭兄的情感。祇憑了了那兩句話兒。這一對小孩兒可愛的模樣。咱們也應該助着他成器的。此等行爲與態度卽是豪傑且非常人所可及也如今這一副重擔子。就暫請老

賢妹。搨一搨吧。裴蕭二人。都要謙謝接說下去。顧鵬復止住。仍接說道。還有一樁事兒。聽說夏小燕。也是個可造之材。如今久累着百順齋主人周廣榮。漂流無定。也非良策。這事應由老賢妹與裴蕭二兄。共同辦理。或將他收留下來。造就一個人才。豈不也是咱們的幫手嗎。其他還有許多應做的事兒。那都靠着你們三位。臨時商酌。這不皆是一些很重要的事麼。大眾聽說。都連聲稱贊。裴世勳蕭方都感謝了一番。裴世勳復接說道。俺尚有一樁非分的要求咧。想俺那個犬子克毅。他已成就了個文弱書生。別無改造了。但是俺那孫兒國虎。孫女國鸞。都不滿十歲。俺早有此意。想請殷賢妹加以教誨。成全他倆爲愛國之才。俺全家都感戴不盡。就是日後追隨諸位左右。也是心甘情願的。以一科甲之士而身列崇階且受清代之顯職其頭腦竟如此着想可謂新奇至極的要知物以類聚人以羣分苟使裴世勳非此類角色亦決不能與顧等共同合作也梁玄通笑道。俺也很想說這句話。如裴兄的二孫。確非凡品。倘再使其不從根本上訓練。也未免太可惜。顧鵬黃玄子都竭力讚美。殷玄珠見有這多事兒可做。也就不感受寂寞。當然一一允諾下來。大眾又接着代他規定那起居辦事時間。決計由蕭方將忠厚二孫。送進順天

府尹衙門。與國虎國鸞兄妹。同受殷玄珠的訓誨。日後若將夏小燕尋來。也攜帶進署。教練。殷玄珠既得此五童。追隨左右。加着這五童皆聰慧過人。並非蠢如牛豕。所以殷玄珠教授之時。狠覺有趣高興。並無絲毫困苦。因此他專心教授五童文武技藝。其他各事也都暫行擱置了。至於顧鵬等衆。各將諸事料理清楚。也都紛紛出京。欲知他等出京之後。如何進行。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裴世勳以身居大吏之地位。而甘心與一般風塵中奇人異士相周旋。且自恨不武。並令其孫兒孫女。追隨諸俠之後。常人觀之。必引爲奇事。然余以爲。此卽裴世勳至慧之處也。孰謂清代官吏。多是冬烘頭腦者哉。

江湖廿四俠 第八十八回

一〇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9B

姜俠魂編輯

潘蘭史評訂
楊南邨

虞初廣志



周瘦鵝題詞
張丹斧題簽

楊慶因題詞
張冥飛序文

▲一百五十家 ▲名著三百篇

「一名近代小說匯海」

博采廣搜 抉別精審

明季迄當代名人著作……世所罕觀者
一百五十家……得文三百篇

以文章豐贍
事實瑰奇
趣味濃郁
三要點

……為取材之原則……

於文學上最著名如「金瓶嘆西域記」「吳應箕南都應試記」「於史學上如「劉獻廷王輔臣事」「一王國粹一藝錄記」「某名人吳三桂軼事」「一最香艷動人如「華鬢生眉珠愈憶語」「某名人花情花理花姻緣」「一最奇突絕俗如「金病鶴天台山遊記」「林翠南記陸子鴻」「一許指嚴象齒焚身錄等篇」

▲或哀艷奇偉 ▲或魁詭譎怪

▲事事物物 ▲備極諸體

可謂極寰宇之奇觀……粹絕世之完璧

▲全書八册外加錦匣

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一元五角
發行 上海四馬路中
各大書局均有